

文苑英華

第五十六冊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一

判二十九道

軍令門上十九道



執鏡失位次判一道

挈壺挈轡不供判一道



載稻判一道

誓戒判一道

請侯降者判一道

不受敵判一道

先登判一道

斬將後殿判一道

戰勝作爨器判一道

克狄拏來判一道

獲五甲首判一道

為將失禮判一道

旋凱獻俘判一道

獻捷稱其伐判一道

還生口判一道

獲俘衣之判一道

單醪投河判一道

受敵人藥判一道

將不迎制書判一道

執饒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饒或告失位訴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對

分命庶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丈人或矐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鏜執饒以節苟遠疑作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抱而可嘉何動膾而能擬或其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辯明訴乃無咎

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對



平兵川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瘼乃官率營擊蠻  
同道軍并軍舍從事殊觀匪恪居於戎律遽俶擾於侯度  
使介冑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繫所掌而有  
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加韓昭以  
衣典冠乃爲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載稻

一作養士判

甲爲侯邑隣于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不  
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居臨使奏飾訢邀譽訢云侯其  
壯以威虜

對

介狄荐居緣邊鎮國有備無患則爲邦之大同使勇知方

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庸茲利建食兼縣邑位列通侯  
密邇寇讐每惕不虞之至不一作無忘戒懼空思誘掖之仁  
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式舖且歎吾淺爲之丈夫何則  
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必問其名居  
亦奚俟於丁壯絕其分苦事雖均於越王小信未孚曾不  
酌於曹劇廉其邀譽法則傷深方乎詐善理難寘罰

誓戒判

甲掌誓戒舖敦大防人告其給遊云不可測度

對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爲曠官甲屬當戒行謹  
初乃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邊塵之是侵咨

謀有方遂鋪敦而外禦式遏寇虐載孚備預觀暴以勳在  
着秋而則書匪給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告不亦厚  
誣勿得孤虛之竒無乖測度之道

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降者御史臺守約而爭云非功臣

對

褒德祿賢建封列爵以勸能者且旌善人惟彼輪軒是職  
防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戎狄之人重譯來朝北闕蠻  
夷之類稽顙願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携請封茅土憲臺  
以舊非心膺木許繁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官不必備  
器無假人願取則於周書無貽誚於漢法

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耳致官甲以死王事  
論賞所司以爲非因戰陣不合訴者不伏

對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瞻彼皇華職思  
其任眷言青史惟其嗣之况西蕃小寇亂我邊境忠臣効  
節絕其姦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成其名  
事有類於解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漢策斯乃  
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勸不能何所  
司之見疑昧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其宜

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雷下司馬三椽之與之犀軒直蓋御史劾  
專命

對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實鯁生情深  
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膺介  
士遂自於先登嗟爾徇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  
薨則類於紛如

左傳石之紛如死於階下

難不越官我其懷矣死而利

國爾實為之何直蓋之先華俾懦夫之增氣生涯已謝  
魂馬依昔日求屍則聞五家之免今承寵命遽申三椽之  
儀優則未乖論且非當徵諸魯史親推見賞於無存考以  
國章榘服豈聞於祈父効為專命對將何辭御史頗得於

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

斬將後殿判

景為將斬將奉旗還後為殿久而不至師詰之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對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鬪小智自私故范宣執謙其下皆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景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銳皆奉廟謀斬將奉旗莫非皇化雖聞拓地之績未可貪天之功彼師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許善亦不猶愈乎

戰勝作葵器判

小侯戰勝作彝器銘功林鍾軍正訟言時有妨小侯云  
示子孫不伏

對

天子令德名

銘一作

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永啓厥後

無忘遠圖方展器於罇彝果昭宣於篆刻所以懲其不恪  
載此嘉猷何蕞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出師

師以

律其如尅敵之雄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同季孫之  
取惡且鑄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胡顏於燕翼  
遽有訟於妨時請從軍政之言以蔽林鍾之失

克狄拏來判

甲克狄邑長拏來有非寮者以有

疑作其

拏行軍吏執之云

非事士也

對

弭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奪長  
策以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獻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察  
職居何等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渝謀之孔臧實曰  
有倫有義忠以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爲盡室之謀坐爲  
刻吏之詰類伯夷之潔已不食於周同風沙之策名何賴  
於鼓主則辱矣士也何依旣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獲五甲首判

景獲五甲首請隸五家御史按景干賞蹈利訴云銳士

對



休明在時蒸人亡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銳士  
從戎理急策勲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而羗  
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鼙之響按劍興師將  
軍厲甲冑之容登壇受鉞景以聲雄薊北望重關西斬將  
擐旗威推八陣屠兇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聞戎氛自滅  
甲首五級功可傳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招於石室論咎  
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功罰疑從輕景訴誠爲順理賞疑  
從重霜臺豈可置刑既有司存請依彛典

爲將失禮判

甲爲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難而失右  
之禮訴云若不欺軍安得不獲

對

危事不齒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忠何傷詐以兼智惟甲  
跡同丑父貌類項公立於戎馬之前應識被廬之術進則  
思賞退則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轍俄見覆軍  
方知處死之難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從權竹籜  
議刑將何勸善免於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索彼車中楚  
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宜表洋洋之人以旌赳赳之  
列有司見効無罪可書

旋凱獻俘判

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効之軍司云拔距石者

對

兵屠死地百戰功宣將鑿空明三軍效死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空門三軍獻凱度關山之月橫  
笳吟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曉實賈子勇寧老我師告捷  
攸屬獲多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爲威亭障罷警  
邊城偃柝十角搖讐二毛就擒徵古可縱在今莫捨旣負  
投石之力允當操袂之來執法効止未諧通議請依軍見  
得謂其宜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驟稱其伐

對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爲司馬  
出征君子于役即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獻於

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以爲已力橫草可  
重坐樹無聞方飲御於諸友遂颺言於執事同鄰至之稱  
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班列不同終  
在七人之下聚爲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速戾於爭功實乃  
包羞於闕禮不可在位何以佐軍

還生口判

得甲爲平盧小將軍軍中有擒得生口者盡還之節度使  
欲加兵罪云古之名將亦有如此者

對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一作從權伐國新意推甲早從  
師旅久戍邊庭將立大勳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

於萬人之中力能獲醜用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  
一家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何止於鄉類孔明之用師威懷  
蠻長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度  
誰謂褊裨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宜  
論寬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爲非曰使其如歸

對

德以綏邊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曰能賢乙出師以和攻  
昧以順戈矛雲合士卒星馳旣左旋右抽期一月三捷人  
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爲安忍無親贖武無列作其令主徵

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祐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遽  
叛於南民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勲宜賞  
彼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詞焉固包荒而無忤

單

集作單  
下同

醪投河判

得甲為將以單醪投河命眾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  
而已何必在醉

對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  
於醉甲寄分外聞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  
水惠在同沾儻師人之多寡恩逾挾纒如戰士之載渴功  
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眾寧宜及亂豈資蒲腹所賞歸

心少鄉絕耳見稱漢代子及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是

集作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飾是不知言

受敵人藥判

得景為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  
伏

對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  
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  
貴信夫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  
惟尚許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  
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

言 狗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隣

將不迎制書判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對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

後命推輪相待集作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猶軫前茅

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欲

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完其守備是

許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判四十

軍令門下十

知謀判一道

以囚為前鋒判一道

棄子判一道

愛子為賊所執判一道

擅發兵判一道

矯節用兵判一道

軍副別屯斬人判一道

司馬斬嬖判一道

死政判一道

輕過罰甲判一道

恤士判一道

勇壯踰羽林亭判一道

立功流例判一道

背侍從征判一道

復矢判一道

武用文士判一道

夜進軍判一道

邊將無勇判一道

犯專殺判一道

知謀判

甲為邊將私布渠答仍減防兵御史糾其傷財惰職詞云  
既禦邊寇復息邊人輒欲論功不敢當罪

對

敦陣整旅必務成師正合奇勝亦資制敵苟取強於技擊  
豈見責於軍旅惟甲推轂總戎請纓為將仲升投筆方期  
燕領之封馮緄發笥且得蛇文之兆於是閑途伺敵滅成  
恤人渠答爰施踐更斯遣賦晉臣之一鼓俾困蒺藜削漢  
季之伍符佇歌杖杜塲塵坐清於芄野公問寧候於瓜期  
誠何論功孰宜書罪且如器不械為費用不假於千金士卒

獲休功乃逾於三捷止戈若稱惰職棄甲何所論刑孰簡  
是科失言斯甚雖疾惡為事叔孫誠得於指盪而見善則  
遷于夏自宜於投杖舍而勿問斯則為然

以囚為前鋒判

甲受律討不庭以囚為先鋒簿威去備人告失軍容云先  
者之法

對

古之用兵抑為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囚其來  
報也無扞熊採亦我誘焉米而稱師特緼權决不薄之險  
隘不邀之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失而鳴鼓豈  
止血刃富觀繫得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運右廣初

駕左輪未殷犯圍蹈鋒申厥誠果衿甲面縛纍鼓縲囚列  
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類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  
征壘而衝喉劒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於惟勝敵亦爲奇  
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食之或以其  
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凶義以制令寧以權而城親斷布  
重城先期賈勇枿骸懸金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  
臣多慙於石碣與其廢禮傷愛豈若狗節忘恩旣覆醢以

稱何何請焚而遺我昔為虧義誰復聞言情則不經古亦  
有素

愛子為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為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乙既不許而促  
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子蓄財不可為訓  
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  
何若乙以忝列薰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闕於防閑  
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者罄室以全生  
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筭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憊所

以促兵冀其盡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  
親且類橋玄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劾以嗇財將  
何沮勸

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非之

對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

一作擅兵

無律終以滅凶甲受命以

行觀釁而動輶軒始發將遠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收功

於萬里殊傳介之密旨因取樓蘭若陳湯之矯制更夷康

國况今偃革息馬綏戎糾華奚貪一夕之勲遂侈

一作三

軍之事雖掠美以自滿終嗇禍而難封執事念彼武功以

爲勇爵取人恩我王度方循政典苟示化以徇物無忘德  
致敗常將爲後圖是亦爲政

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邊逢諸國有難遂以兵告平之議不加賞

對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茲  
使乎夙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不言邁逢邦國之交讐  
同楚君之用兵且聞觀濶殊死父之能請因見出師愛發  
干戈以祈爾爵克寧邊鄙肇敏戎功事貴一作實從宜賞期  
當物必也不虞或至拒寇爰來滅虜地之煙氛息漢庭之  
烽堠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或胡塵自飛我疆不聳空勤

遠畧終匪臧謀苟免戾而已多何議功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一隅

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爲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主將奏誅之訴云專軍別將不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對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稟命不威丁任旣干城寵亦受服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履武人之貞居元戎之副執訊獲醜義非喪律有虔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不傷爰九伐而何害主將不能命之以徇分謗生人方欲糾之以遠爲責軍簿奉車都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將軍固違令



以告捷况斬之以法乃非徇私副在別電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爲詞

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爲行甲所嬖校尉不肯司馬斬之以徇軍正奏其專殺

對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觀釁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曰武經甲惟理戎與茲薄伐司馬決勝以先啓行彼徒我車懼其侵軼鑿門受脰陳其教令既遇隘而難進請爲行而制敵校尉不肯斬之奚傷違其毀車有類荀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

斯則不然

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廩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間粟

對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哀榮至若羽林孤兒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間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關門無若我何今慮擠於溝壑既受一夫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爲當

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移甲兵按察使糾之

對

會刑圖實勿替前明一作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將經過而

悅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場無虞而蜂蠆有毒欲觀攻取

必資甲兵謫以分金嘗聞官氏入茲束矢復起齊邦師古

武權士門之良圖惟允倚法以削按察之糾謬何深理貴

平反寧聞伐善

恤士判

得甲為將率有患癰甲吮之卒母哭而訴甲將殺其子請

罪之甲不伏

對

忽戎之寄爰比善於穰苴受甲之徒忽方疾一作於荀偃

均其挾纊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仲盡佳兵之力

坐與慈母之哀非輟哭於敬姜實先悲於蹇叔以父觀子  
固旋踵而無期諭一作論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預起三傷  
之慟雖欲防明深詳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勇壯踰羽林亭判

丁爲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弁手搏也而已

仰斷

對

天生蒸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爲先惟丁力冠圍人  
勇過延壽因材官以效職列羽林而爲將恒拔距以習戲  
樂彼從戎乍超樓而自矜聊爲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  
看能不能奚爲見正

有能不能奚為正

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闔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功敘錄  
依元格酬勲賜階准元軍司削階不入五品

對

董元藝極穿犀官參戴鶻言思報國即此臨營冒矢前驅

爭為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蛟蝶之兵遽一作掃

螳螂之率摧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疇庸例昇榮級前關

已蒙褒錫後送獨被稽留既申橫草何能倚樹但今將一作

時執戟雖切披陳曩日橫戈且知優劣既言功薄明即効

殊懸登執鴈之階慮動續貂之刺一作

背侍從征判

王靜母年八十身充侍丁弟順名預軍團點從征鎮靜棄  
母投募陷陣有功順戀母背征據法應罪縣令以靜闕養  
以順棄軍俱追勘當各科其罪靜云情存徇國順云意在  
懷親既並有詞令不能斷

對

効命捐軀式標於盡節冬溫夏清載竭於因心靜母西日  
沉榆氣息奄奄順弟南風吹棘无弟怡怡咸承大被之恩  
並籍高堂之慶靜之充侍須崇扇枕之方順乃從征宜著  
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刃侍丁為報國之臣饌躍頰鱗征  
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或徇國違家忠孝不可俱全  
家終無暫闕投筆以去狀既不合論辜功一作戀母而還

亦無煇冥罪銅章既難推効玉律須有哀衿請俱釋於  
九章瘼並從於三省

復矢判

劉說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竟人告越禮

對

精氣爲物聚極則散遊魂爲變死而有招歸地歸天人皆  
共盡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屬多虞時因喪律勤玉珣  
節載居鋒鏑之中委骨捐軀但非歌笑之處既覩亂麻之  
積爰崇復矢之儀亦同簣尚在途畫棺受節仲尼於館脫  
驂有情雖流千載之聲並是一時之事眷斯劉說有異邾  
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遵升屋翻比登車驗古有殊論

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彝章

武用文士判

得軍帥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共盡五對

白居易

亡身死藝

集作志身死節

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策籌

而可尚奚騎射

而集作之

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

為彎孤學劍用無出於一夫閱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

宜保大理黃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畧之無

取雖藝何為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唯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將

集作德

未爽能軍



公部執言恐為辱國

夜進軍判

得乙為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卻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對

前人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成非雖三令而惟反乙是

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詞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

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

文夜號未申招集作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積自可當

辜訴非失辭責乃過聽集作當罪

邊將無勇判

得乙為邊將虜至若涉無入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畧辭云

內無糗糧外無掎角

對

前人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彼將

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趨集作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

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權

勇箴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而還

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掎角之辭難

議建牙之罪

犯專殺判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魯受

祭戟之賜

對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或在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  
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棨於漢  
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  
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子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  
我有尤宜崇魏絳之威勿諫秦彭之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漢書卷之四十二

前八



今世亦雅而顯輝然

之類乃是梓園

之類乃是梓園

之類乃是梓園

之類乃是梓園

衣冠扇食官酒器炭簾瓦門十八道

衣冠扇

禁楚製判一道

並冠兩梁判一道

執蒲葵扇判一道

食官

甲為食官判一道

庖人進炙判一道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一道

公酒後時判一道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一道

刑例考 卷一百一十五

盜酒判一道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一道

既有五熟釜判一道

甕負判一道

村人借鐘判一道

鋤樹為杯椀判一道

碓分利不平判一道

炭藁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判一道

貯藁判一道

造瓦判一道

衣冠扇

禁楚製衣判

刑四十二

乙禁楚製書云叔孫通漢王憎乃變其服短衣楚製

對

衣裳楚楚須辨於彩章雨雪濛濛以虞其燥濕誓言之也  
所習伊何異子臧之不衷載時人之將誠同陳咸之所衣  
為大國之榮觀製豈變常事仍師古魯之縫掖君子嘉其  
蔑儒楚之服陶當時不以為罪廢窮閥實之典爰寘不辜  
之刑

並冠兩梁判

丙為大官令丁為博士並冠兩梁御史奏違法丙云視省  
進膳丁云崇儒不伏仰正斷

對

車服以庸弁冕有等必章彩而象位具文物以昭德丁丙  
各從王事端委清時遵儒師以奉職率饗人以敬理至于  
玉膳將進躬視丹墀之側縹囊一作表方展危坐青襟之前  
雖匪官聯乃同其服進賢遂戴有類於漢臣委貌未得且  
謬於殷道以兩梁之製蝕鐵柱之威巧詞俱飾文過斯在  
請詳典式以議科條

執蒲葵扇判

乙常執蒲葵扇於盛暑人多勅之或告妖衆

對

服玩垂則歲時交進韞狐白以禦冬裂紈素而清暑由是  
玉明開製道在思賢七華擅竒思歸錫寵委方圓以呈質



順行藏以適時登用有期著號無筭乙行均山俛時隴景  
蒸孰殊方竹非承漢帝之私即好蒲葵式徇謝安之義事  
符漢舊跡逐移風類折中於林宗寧俟題於逸少將以妖  
象孰謂欽賢宜從三宥之書無陷五詞之罰

食官

甲爲食官判

中爲食官準赦令入五品一司不許

對

君有充庖臣實司味是掌公餼以供王舉甲周均仲呬位  
涉膳夫漢類高袞秩登食監馮俎斯設刀匕是供屬澤隆  
紫書榮頒朱組黃香之秩咸以云增潘岳之階獨當不進

所司陋其烹飪黜彼乘軒昔筭餌立誠既加都尉壺餐著  
節亦拜大夫以愚所窺合霑錫命

庖人進炙判

乙爲庖人進炙有髮繞之將科罪訴云當有饊事

對

相彼庖人政司口實式調玉饌以薦金門屠蒯之德莫如  
陳政之讐已作執鸞刀而袒割蟬翼必裁揚獸炭之赫曦  
鴻毛罔燎以此而科情則可知况乎鼠穢蜜一作中已申  
冤於吳日髮生肉內豈獲謹於唐年請推讐人以雪庖者

酒

酒正以水入王酒判

酒正以水入王酒  
對  
時供六飲以爲涼不伏科  
王之酒府法司劾其矯濫請檢

五齊分名陳乎或法六飲成薦羞以時序明其有別誠以  
無彘率由典常俾克永世是以用光朝覲湛露興詩取備  
蒸嘗質明行事資以王度入承天府苟或不憊亦何專一  
惟其酒正職在漿人非作偽以心勞實陳力而就列相時  
後動跡匪踰閑師古而行事乃從禮四運其易六飲攸供  
佇以稱涼爰資受和俯銀珠之露井始浚香泉汎玉筍之  
流霞旋開聖酒若三軍之盡醉即見投醪分八罇之立儀  
斯成薦飲炎光在候正有叶於頌冰清虛坐井序將捐於

溽暑官無留事責乃非宜未覩旌功奚為蔽善將同矯濫  
何至寃誣法司自且不明酒正誠非忤典

公酒後時判

中為公酒後時為主司所詰辭曰酒材不足

對

酒以成禮國之大經祭祀賓客咸賴其用甲惟賤伍掌我  
斯職不率其度旋聞後時水泉必香無傳清苦火齊不作  
幾空賢聖主司方詰甲乃有詞酒材不供鬲書難議明度  
折獄君子攸存噬嗑論刑恐貽遇毒

造五齊三酒非九穀判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所司造五齊三酒憲司以非九穀罪云歲無餘

對

和其神久亦在酒醴能善乃事則惟司存故陶器必良既  
麴糵以云備六物式序必黍稷而非馨今者周官列職徒  
聞於五齊憲府舉非或虧於九穀尚其壘耻忽貽神羞既  
無餘之起訴何有詞之能代

盜酒判

卓媪翁伯並業卓嘗遭盜竊飲傾釀翁教以多養猛犬卓  
家酒滯而翁賓客猥售獨收其利媪告伯方便取人財

對

媪翁接開卮酒當壚不逢漢高之過何能大售頻遇畢公  
之竊頗煩小盜教其養犬蓋以防人聞夜吠而雖懲在春

文苑二天卷

五

曾

醜而頗滯素蟻空汎鄴中之賢者莫傾盧鵲斯喧高陽之  
酒徒那至但非抑壓教有緣由獨收當曰非宜方便殆成  
無狀宜科誣謗以寘刑名

器

告家有九龍鼎判

是賢告耳孫家有九龍鼎歷代寶之恐非人臣所宜蓄

對

天子建德是班宗彞諸侯立家爰受分器業盛鼎彝功昭

篆刻若使世唐諱濟不泯長子承主宗之規胙土云亡耳孫

何克復之有况光涵一作沒泗氣溢歆汾彼煥龍文昭

象物何速疾於懷璧盍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其宜

象物何速矣於懷璧去血歸休於國寶是賢所告謂得六宜

有五熟釜判

對君有五熟釜而銘其口隣人告違曰嘗有所賜

對

書功旂常然後克類分命彝器則惟其賢知三賜之有恒  
故百代之令典瞻言彼乙齒我封君開國承家方列土之  
貴玄衮赤舄見諸侯之禮嘉孔生之居衛三命益恭躔鍾  
氏之仕曹五熟云錫車服必班乎國命釜銘何恤於人言  
出話不然覺善隣之滕口有孚勿問驗所錫之徵人必也  
正名此焉無咎

甕負判

甲甕負彼乙盪倒甕甲索陪乙不伏

對

惟彼負徒行者固宜矜避至於顛仆盪者非其或非故為

甲且有詞媿林宗之妙賞乙為無狀殊叔寶之情言謹守

既謝於挈瓶敝漏方憂於射鮒欲令陪價須盡事由必其

廣陌脩衢往來不接故為塘揆是有常刑儻若狹路重闌

風塵暗起誤而擊觸毀亦可矜刑故則罪合宜加捨誤則

陪何足筭但官之議事貴在盡情言盪非故犯之名稱負

乃小人之事勒陪半價將謂合宜

村人借罐判

村人借隣家罐未出門打破人索陪云未離本處準令合

比附



對

觀古易俗因物造器稽六爻之文蓋取諸益商百工之業  
無或不良惟彼村人幸忝北屋既借罐而攸要非抱甕面  
爲勞出門未觀於同人繙井先驚於敝漏雖同離厥所而  
譴自已招異管寧之深仁愧林宗之妙賞且官之議事貴  
在量情忝曰村隣得來得往詳其故誤有重有輕向若狹  
肆通闕條衝隘路咽綺城之歌舞暗紫陌之煙塵物雖見  
盪夫何足咎况屬荆扉寂寞蓬徑蕭疎破由彼已孰當毀  
積事匪因人爰煩投石勸爾半價良謂舍宜盪物容據滅  
條損器何援比例輒云不伏深覺詞游

斲樹爲杯椀判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得甲鏃榆樹為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對

士農工商孟堅陳十志之本水火金木箕子載五行之數  
悠悠羣動各有定業明明財利為謀不同惟甲宵形運乎  
天巧既勤事於賈豎且効功於匠伯加以是揆是度稽漢  
杜之星榆乃剗乃鏟揮匠人之風斲杯非承露未立雲表  
椀殊鍊藥空候淮南徇錐刀之利捐耕桑之大業若斬  
伐愆時未符周禮如彫偽不作自爾魯政夫除害興利禁  
末勸農罔或奢巧寔防器玩器不涉於無用賣有濟於  
時須難慙敦本之俗難加隋業之罪幸殊游手宜寬祝面

禮分利不平判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對 得甲鏃榆樹為杯椀出賣鄉官責其游手惰業

吳丙王子共有禮納課分利丙云有賸丁云擲日知分所  
得無賸

對

吳丙王丁均期叶契雞鳴水利不憚孟軻之譏馬磨自資  
更殊許靖之操市道難固財交易竭競斯升斗顏寧厚於  
指困徇彼錐刀魄無慙於碎璧或陳其有賸許以無厭或  
掠以浮雲稱斯擲日日有脩短關諸至期利有盈虛定乎  
宜分理應各得何假相充然質劑既未研詳刑名豈能懸  
斷更尋枝派方悉根源

炭藁瓦

二月不供宮人炭

鈎盾二月不供宮人炭請處分

對

弄田之所鈎盾是同牽絲効官掌炭成務形雖比漆燒則  
如珠入侍女之熏爐香焚百和處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  
變寒作暄轉冷成熟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  
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為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  
三章有犯違令抵罪依條請科

貯藁判

所司貯藁以三千圍為積苦璠防脂切無芘籬合科何罪

對

秩馬所資唯草是用徵科百里一輪納六閑黃白無差短長

命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里則多辟從疑作功

合度貯積之法令條有文數越三千理則多僻從疑作勤勤  
苦覆終闕此籬施功不同處事彌爽犯既非謬幸不免科

造瓦判

甲雇乙造瓦口五分畢計其全乙不伏

對

工商異等埏埴殊制故有質效土化均質日中乙也徇業  
求備偶鑿坯而取給甲則溺情豐屋糞如雪一作雲以自潤  
雖載弄牀瓦故無取於舉全約無陶穴亦何驚於敝漏且  
全毀與訟僱買異儀僱則不可計全買則合徵成筭乙之  
不伏誠則有詞甲之無良訟宜從記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不為藉職之隨甲之燕其端宜辨焉

全覽與篇論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其詞與辨其詞及不可信全買與合辨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判四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四

判四十二

國城官宅墻井門三十二道

國城

建國判五道

臨官判四道

城邑判四道

城者謳甲判一道

登城判一道

升高判一道

官宅

造室判一道

宅判一道

墻井

築墻判二道

鑿井獲鏡判三道

園義井判一道

國城

建國判

後篇作  
侵官判

典同置臬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  
事詞云知無不為

對

楊仲昌

考工建官匠人營國既匡政本將懋彝倫惟彼京師式模  
大壯三門煙竦九軌繩列殷稱重屋周曰明堂必有以懸  
之工理資置臬之審晝規日景夜考星躔陽不遯來月焉  
藏徃屬吾君稽古庶政文明將大朴為城池用無私為宮  
闕凡諸奢靡咸悉棄捐瞻言主司雖設何有况典同之務  
隸在宗伯雖舉公道全非守官輒相奪倫焉以逃責望貽



出仁之誠以厚正名之典

同前

褚亮

定之方中作為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帝居黃道晝參  
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置臬懸衡各有典司無乃  
乃一作無詢於梓匠越其樽俎翻見作於同律置雖不競楚勿  
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忘為苟息之詞  
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同前

乾道著明聖人作則仰必觀象測陰陽之運行俯而定居  
考星日之中正公象無味道誠傳於古今典司不憊事宜  
禁於侵越典同業尚多藝知無不為成周舊臺嘗見立圭

之法作楚前室能探置臬之規候太陽於齊天占列象於  
清夜六龍齊御不差亭午之陰衆星環拱自識方中之節  
雖行之有則無慙述者之明而視或越司終代匠人之斷

同前

晝夜分象爲章于瓦欽咨日官懋緝星紀探六曆之無爽  
齊七政而不忒周官命職各有司存相彼與同實非其任  
安得置斯水臬均彼土圭苟違盈縮之理徒知分至之節  
雖占星揆日坐識乾坤而越局侵官終罹罪罟旣紊銅渾  
之典請挂玉條之律

此下二篇元編在五百四十  
九卷雜判門今移入于此

同前

百揆分曹式著尊卑之位九流開務非無守主之規若官

得其人網在條而不紊任乖其器玉毀橫而何憊惟彼其  
同類輕其職不專律呂之應傍占星緯之中在定雖合於  
楚宮理職式乖於周秩越司之過誠謂當仁然以君子器  
周無往不利調鍾則聞於合鄉音置臬何隔於兼通即欲論  
辜恐乖輕典請重考其本藝然後定以明科愚管所窺將  
此為允

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禁之無身自

對

呂焯

至若惑衆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一作於曩列不呼取  
誠於前經景登臨此時宮墉近矚方比迹於桓景豈均賞

於屈平窺見可徵憊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  
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璧方可揮鉛

同前

范令芬

總目作  
冬芬

玄圃邃居青宮秘籙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  
伊咎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牆猶  
其難見儲君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弊一作  
典獄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後於減科

同前

宮室九重深居而理山河四顧設險為雄或有登臨當其  
近密始疑楚宮極目春江終類子牟遊心魏闕事必無放  
情其難捨抵玉律以懲違論頽衣而何失既有詞於令所

須陔實於司存懸議科條恐貽深刻

同前

帝宅天居深宮邃宇閭闔爰啓井泉是壯必資恭敬無惑  
登臨景昧科條輒茲違犯且登臨之理抑有前聞桓景所  
以消災山濤猶其望遠若非此道終合加刑法司虞以徒  
年景訴猶爲文過謂從令所冀減嚴科比前星發揮少陽  
開景銀榜之門斯闢玉裕之德稱尊焉可輕然聿來憑眺  
法司科結正合公途

城邑判

甲將仞邑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屬之損已

對

蔣勵已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巢燧已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  
將以寇盜無擾隣伍有孚以崇墉濬洫用備於王制屋粟  
里布亦率於周典猗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丘門人論  
於千乘之賦鄭國說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  
未從命不聞忠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忘筌深謝於得魚  
致損俄聞於屬狗且辨壁以聽理貴審詳束矢而論道取  
嚴科且損者恐其無過命者寧載有詞待窮三刺之典然  
措片言之折

同前

祝雲將

侯伯之城中五之一苟不以度事或有虞甲恪居官曹慎  
固對守魯大夫之爲政必葺其垣晉獻子之城周先例其

邑豈謂澤門之哲見沮於邑中之子于垣載關於詩頌卷  
言于乙深昧從時且人之比周既貽官謗而墻之隙壞誰  
執其憊今遐邇又寧邊鄙不聳苟不從命亦何惜焉處嗾  
夫熬棄人何甚况屬於古今出惟行欲加典刑可以理遣

同前

鹿慶期

自上棟下宇疆里井田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故墉垣是葺  
版築聿脩華元巡功見謳於城者子囊臨逝貢策於荆王  
甲何人斯職茲仞邑乙不從命同之鑿坏趣舍路殊便爲  
鎖一作隙末雖叔孫受繫每效勤勞而子騫發言何必改作  
遽營危堞未崇射隼之規不憚嚴科輒嗾夫熬之噬棄人  
用大何其不減旣紊風猷請書霜簡

同前

張憲鼎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度土以居人量地而制邑將興版築  
必俟命疑作金槌劃以斷岸長雲負以重城四郭孟軻五畝  
匪宅是營孔丘數仞爰茲仰止生異里仁之美行多嫉惡  
之辭苟此不從胡施而可棄人用大雖猛何爲且闔門塞  
竇在明時而難許比周阿黨豈君子之攸宜損乙旣謝於  
當全罪甲庶期於無訟然恐造有妨害兆有吉凶或利晉  
而闕秦將抑彼而就此各從所便不亦宜乎

城者謳甲判

甲爲植巡功城者謳之甲乃鞭之其城者訴不伏

對



千乘制國百堵興詩義非取於復陸道實遵於高壘繕葺  
惟隙人其以寧廣袤無稽禍由莫大是以京制非經禍延  
鄭伯梁興不處卒有秦兵在悅使以忘勞豈嚴刑而毒衆  
甲爲其植是訓於從庀以功程務其操築博巖之野疑將  
見於代刑邑中之黔即類聞於有沮與其百板就以九成  
方取託於啼烏佇推功於射隼匪隕孀妻之慟寧頽薛縣  
之琴晉獻成周初開仞邑華元植宋遂見爲謳省已良虧  
尤人遽覩棄甲而復事本叶於前聞執朴以行譴何貽於  
是日咸其輔頰雖成滕口之嫌旣謹垣墉請追噬膚之罰

登城判

自登城而指乙告其惑衆甲云實無妖言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四

對 王冷然

先王訓俗禁以窺臨君子執身慎乎登降惟甲才非入室  
教異垂堂既處隘而乘閑爰興高而眺遠平看雉堞廻數  
人家遍識山川周知國邑殊鄭君之伺敵忽上層墀同漢  
后之恩鄉且瞻長路行未聞於能賦告將惑於妖言不指  
不呼孰云知禮從輕從重旋欲議刑向若甲是卑流恭隨  
長者承所視而待問事緣情而可矜今者攀陟不宜驚疑  
于衆獲疑作護非有失雖云李徑無言故犯難容亦可棘司  
懲訓嚴城作限緩獄何逃罪自招於指揮理宜退於心伏

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州斷關論

省科失入

對

王廷光

視瞻無回在於徃記周旋有禮著之前聞惟彼長年與茲  
解式行將望遠豈伊升高之能賦悠然目極寧復登山而  
送歸且平原坦夷迴首超忽苟不從其所視欲何詳於切  
問式之立身誠未謂之學矣長者加杖蓋亦尤而効之則  
不愠不知君子之通論如怒如社詩人之美述旣牆面而  
斯責於情恕而安施薄誅之由其文有以雖闕論勅法頗  
欽於州見而失入在宥請遵乎省科

同前

田南畝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而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

解式從于長年三人而行尚闡擇善十年以長非可肩隨  
况侍上丘陵不能向其所視如問及雲物其將對於何詞  
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扶其傲禮固未乖宜  
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其何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夷俟  
合志爲友前賢猶且不嗤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  
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闕  
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同前

王惟孝

先王設教各有等威君子慎儀必脩德禮苟昧斯道時謂  
不欽解式妄人不若厥訓徒守尊卑之位終乖敬讓之節  
不從所視寔曰憊儀或人杖之是亦奚爽州曹丕弊因噎

脂之過壽省司失入覺從者之詞游罪自己招云誰之咎  
請當從禮之罰勿聽無稽之訴

同前

張郊總日作郊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于野則亨苟賤禮而不踰  
必遊目而從睹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契三人方擬同心  
之利名叅百行亦專好德之寵行邁云靡丘陵是升覽雲  
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千里不從吾視奚率爾虞事類武侯  
且未屈於吳起義同文子仍不徵於叔向禮經有柝櫜楚  
牧威寔長者之訓恭何薄言之速訟淫刑以逞外臺於是  
觸藩寬政荐敷仙省準一作宜其射隼

同前

劉孺之

設教以防禮不逆矣遇長不敬患至掇焉苟訓典之不脩  
乃朴撻而何害相彼一作時解式誠謂狡童五人羣居且聞  
異席十年以長則必肩隨不恭辟呬之儀致闕升高之禮  
惑其所視吾何以觀之哉杖以作威固當斯害也已小人  
文過肆以薄言君子詰姦無從長傲歸諸司敗足示陵尊  
成以調人可徵犯齒且州司以刑頗均短綆會府是糾且  
異長鞭伊小大之以情庶寬猛以相濟

同前

王靈岳

長者與行登高向視古之用典決事原心越則謂昏逞而  
生害是夫鞠雅從陟丘陵已實處卑執奚有黷拾足于後  
同合益恭肆日以遊無乃長傲遠有所望問而莫知使曳

練兵門官老尚惑徹蕃晉璧楚子徒觀苟由禮以防非則  
謂過而及杖况尊能制幼刑期就均所罰則可豈宜有訴  
嗟州議之非當招省司之是詰

同前

程諫

恭敬何常少長有禮自引以翼無失於等威左之右之  
動從於瞻視苟昧斯者則何以親解式陪彼長年身居弱  
歲比景未聞於有德居卑且見於無儀於是捨車而徒升  
高自下異梁鴻之適越不覩與諶殊栢景之禳災豈能成  
俗旣而碧空一色翠微萬里迷周流於遠眺闕咫尺以承  
顏梢雲之杖遂行白雲一作雪之途且默然鞭以爲罰恐傷  
剛暴且人而無禮寧罷防閑與其居尊而肆威曷若導愚

而誘暗况擊蒙垂象於周易叩脛設教於孔門徒事薄言  
寧容文過剖符之郡涉深故於閩論握蘭之司雅議懲於  
失入

同前

陳齊卿

介福維祺授康緝御未濟溝壑是登丘陵將察視之致虧  
唯對問之所詔非我族類其心則乖且幼長之行陟降有  
序儻云能賦遂爾升高或匪事親爰加大杖豈桑榆之已  
逼將櫜楚而收威設取愧於離婁終見傷於甯越外臺置  
辟定諧所訶華省繩愆請脩其本解式之競長年其悲

官宅

造室判



造室判  
為室斲其椽而磨之法司科罪誅云新加三命

對

袁令問

九儀辨等八柄正名設貴賤之地立財用之宅如或居處  
無節制度不經動而失中雜以為正彼丁為室將寔是居  
有覺其楹於燦而掃上棟下宇燥濕不交輪焉與焉鳥鼠  
攸去旣成隩阼如位崇而德尊不事廉隅知物誘而心汰  
無法自守用奢宣驕安且隩兮其功可取斲而礪也於禮  
則那且加命則大夫之命此室則君國之室何取彼義自  
用於身請麗本刑無撓常度

同前

王雄風

易稱上棟下宇禮載度堂考室眷言崇飾誠有等威動而

或踰過則誰任丁沐我皇化策名清時旣登大夫之職方  
用少罕之禮爰脩其廟載飾其椽斲之則通龍碧之未可事  
且非據法實難容尋考父之銘雖同三命徵穀梁之傳則  
憊諸侯憲局所科罪斯得中

宅判

洛陽縣人晁諺先蒙本縣給同鄉人任蘭死絕宅一區  
被蘭女夫郭恭妻理訴此宅縣斷還諺州斷還女諺不伏

對

任蘭幸逢昌運得齒齊叅欽奉太和庶延遐壽豈謂憂  
殘喘奄就飄零連石餘輝遽聞適盡但以庭虛謝玉掌絕  
羣珠同伯道之無兒類伯借之輟嗣孟軻五畝竟闕承基

初一區俄從別授縣司以女既出嫁判給屍諺之家  
司以宅是見財斷入郭恭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令式  
有文章程宜據

牆井

築牆判

洛陽縣甲界內方牆因雨頽倒比令修築坊人訢稱皆合  
當面自築不伏率坊內衆人共脩

對

赤縣分曹黃圖控邑周公曲阜池一作地是浮龜之浦元禮

高門人積登龍之望擊鍾鳴鼓歌吹由其沸天向述當衢  
屢開於焉樸地屬長空驟雨看石鷲之分飛廣術頽墉見

銅馳之咫尺仲尼數仞無復及肩相如上林唯餘填塹徒  
掃茨之有刺終射隼之無由奚疑作興洛汭之垣載俟傳  
嚴之築雖人唯比屋而地實離疆幸無踰於舊途理宜歸  
於本界若本衆戶始可興功自招頭會之嫌仍必面牆之  
請與奪之理斯之謂也

同前

虞備

帝王是宅河洛之陽雲閣巖巖列綺城之萬雉環途隱隱  
分體國之九經重開文開樓臺相拒屬陰風廻扇累日沈  
輝灑洪雨於四溟布族雲於千里煙疑萬井萍汎中衢半  
露宮牆坐見室家之好全顏環堵行瞻湫溢之居且揆  
黃圖參榮赤縣理雖謹察故典遵牧黎人必使溝洫開

垣墻甚厚因茲法令正叶隨時坊人以東里北郭則邑居  
各異黔婁猗頓乃家產不侔奚事薄言行遵桓式既資象  
力須順入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築何妨當面

鑿井獲鏡判

鑿井獲古鏡不送官司隣告違法

對

玉甃浮輝珠星湛耀漢陰舊址方除飾智之心譙國開源  
忽遇神仙之兆乙迺勞是務穿鑿爲功暫因梧樹之傍  
遂覽菱花之照光芒駭目驪囊一作竊窺明心見飛鵲之時來  
覩廻鸞之屢舞雖則私獲合送官司愛而欲留法將焉許  
自招其責誰復哀矜隣人告之雅符公正

同前

呂務傳

乙既鑿井將開射鮒之泉欲施緇瓶已獲盤龍之鏡清源  
初鑿疑菱花而始成玉甃將升似明月而飛出寶匣藏而  
瞬宰美人拂而生光玉濛覽影已堪自愛秦嘉贈心歎惜  
何極春言此得誠所珍竒爰令迭官不恡于下誠亦允當  
固無所疑即以隣者之言真乙之幸庸人陷法只堪矜憫  
請寬於乙將謂恤刑

同前

朱萃

乙也鑿井溝墳而獲古鏡抱春銅之色涵明月之輝罷照  
秦樓未懸温室玉女窺而不倦仙人磨而益明異龐儉之  
得銅殊宣尼之對缶既曰竒觀理合歸官雖隱則有懲刑

故無捨然物非古迹事或可矜請更詳審方可裁

義井判

得人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漿尹貢擅穿街地訴云濟  
途行

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既載渴既繙井而辨義  
亦鑿木而設機故窮谷射鮒坐忘抱壑之勞挈水濟人行  
符種玉之兆魯宣遊往未捨蟻之漿漢尹載馳旋觀章  
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泉濟以途行庶恢天而漏  
網苟利則可胡其未從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五

判四十三

關門道路門三十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一道

作刻出關判二道

越關判三道

謁者私度關判一道

恩賜綾錦出關判一道

官門誤不下鍵判一道

向街開門判一道

新作南門判一道

道路

廬樹判二道

道路判一道

徑踰判一道

科木作道判一道

穿牆出水判一道 開溝向街判一道

染甕灑塵判一道 街內燒灰判一道

造橋判一道 縣令不脩橋判一道

私僱船渡人判四道 不修橋判一道

關門

棄符繻判

岐州叅軍郭丹充計吏在路遺棄符繻及至大震關贈令  
五千文而府吏胡有投丹越度告令取受隴州依狀結罪  
二人不伏

對

漢陽故國隴岑舊境若一作彼郭丹効官茲邑同元淑之

計吏北發楚之叅卿而重關設險是稱襟帶因辨馬而方  
來候鳴鷄而載入符繻且棄棗雖有異於終軍道德斯留亦  
何慚矣柱史從茲經度未失事宜若論尹喜之幸誰執伯  
陽之罪胡有妄告欲一作合抵刑書在於二人何所推鞠

作刻出關判

甯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關

漢書作解脫詐刻傳出關

未知科何罪

對

甯成刻薄爲吏威酷成章吞舟之魚翻聞不漏觸隅之鳥  
遽見無逃不能戮辱自明羈遲取効而乃背叛西土蓄積  
南山刻傳旣曰詐欺踰關豈爲誣罔請寘周侯之罰仍從  
漢相之科

同前

鄭自新

錫以忠貞庶諧輕典嗟乎漢吏眷彼甯成不見德音唯聞  
刻薄乳虎之怒士卒所驚貪狼之名區宇攸震擅南方之  
利益志在徇私叛西土之寵章心懷背國刻傳既稱虛假  
論辜深是乖違請寘金科方刑王律

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對

張欽敬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未遊彼何人斯千  
之紀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鷄鳴而  
夜變行惟渴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僞難恕

後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同前

封玠

王者署

一作置  
避諱

關是為巨防所以察出入驗符繻故終軍

入秦棄之以擊節臧文相魯廢之而受嫌彼何人斯輒此

踰越稱急切之利徃冀刑章而免科當今烽埃無虞蠻貊

請職荒微不聞於擊柝私室寧容於度關請科罔上之人

用杜憑虛之說

同前

于孺卿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筭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惟

其常越度人斯初聞有告棄繻抗志無似紂軍之遊辭謀

遂行且殊遽瑗

避諱  
作伯

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足可坐

視更籌候鷄鳴而容度豈謂意陵霄漢學鳧飛而影移行  
雖有由越侵無狀寘之于理其誰不然

謁者私度關判

汾陽縣竟戎幼學弱冠應舉西入關遂委過所至京不應  
作對退從小選補謁者戎情思罷歸請過所專曹可以無  
來文不給

對

竟戎地接汾河業膺洙泗道標強學擅英妙於州一作閭

年在弱冠慕明敷一作於鄉國籥雲行地載馳千里之路

警露聞天爰振九臯之響遷亭記柱馬生之壯志可追函

谷棄繻終軍一作之雄心尚在雖言高方朔而調下孫弘

便期大成將從小選入仕有克薄之止

便抑大成將從小選入仕有吏曹之耻出關無使者之榮  
客宦以調役生悲田園以歸來興嘆昔時過所以委於中  
途今日行文須憑於下署無宜部傳不可買符事在弘通  
理難退抑

恩賜綾錦出關判

安息國莫賀遠來入朝頻蒙賜綾錦等還將自隨關司以  
物皆違樣不放過

對

劉穆之

莫賀就日輸琛占風削衽既踰葱嶺便集藁街頻承湛露  
之恩幾荷油雲之施至若綾開翥鶴映睢浦以成文錦綵  
翔鴛艷江波而濯色近九重之厚錫充萬里之輕齎關司

以寄重咽喉任光襟帶物皆違樣既生非馬之疑事乃出  
蕃須既鳴鷄之失既緣恩賜有異常途勘責不虛固難留  
滯

宮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

呂令問

門闕洞開國都以赫禁鑰

一作鑰下同

崇設王府則有茲率厥

典欽乃攸司重城建局安上題榜當天衢以南豁臨帝庭

而北峙上以發皇明之壯觀下乃備他盜之非常瞻彼遠

司或殊善閉闔而不鑰已彰慢藏開而不鍵誰測深意但

人同於失雖有類於茅茹法貴在寬尚未方於菟陸若謂

時... 誤須... 稽... 錯... 失... 之... 由... 必... 當... 外... 而... 不... 屬... 室... 且... 十... 一...



一時有誤須稽錯失之由必當外戶不扃寧累升中之化  
請捨小過無傷大猷幸未深於滅耳庶無勞於噬臍

同前

姚震

職司其居官以物辨苟失其道孰云其憂杲杲重城上列  
雲霞之氣昭昭洞閣傍連紫翠之宮所以崇邃高深隔闕  
中外所以何一作非執異服驚礮非良鍾鼓司時自可密而  
善閉煙光滅景翻乃虛而不關扃鍵空施隄防靡寄且此  
之職守用備非常故而不嚴誰曰其誤宜致繩愆之責以  
懲慢官之罰

同前

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闕將以晝通阡陌

管禁姦非卷彼閤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  
之裘漢后廐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  
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  
過自慢生陷茲註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  
有人將何禦於臧紇同富無疑必真嚴科

向街開門判

千門書張第向街開門第云祖父有勳蔭

對

王諱

東海千門高容駟馬南陽張第榮珥七貂通德未孚薄言  
斯露或以霞扉畫敞臨大道之青樓畫拱雲構接長揚之  
綺陌有同樹塞不遠人境車馬之客相闐冠蓋之賓坐合

君也人惟白屋奢僭之辜何寔必其地是朱明公侯之  
始復有勲有蔭既未審於高卑應闔應開誠可窮其新舊  
敬申三覆然定五刑

新作南門判

中新南門或人斜不時許稱以新易舊

對

楊成象

門戶攸設姦慝是禁以開以閉在昏在晨當啓塞之從時  
實終始而合制若位崇列國名大諸侯因農隙而度功既  
日至而斯畢且魯門所作立明書以不時長府匪仍宣聖  
議其有改蠹茲甲者興事不減雖善閉之典幸脩而從時  
之宜或紊斜之則可稱易奚爲

道路

廬樹判

商子行飲食失節生疾抑云廬氏井樹不修

對

李融

先王作則以廣利制命以居人故官立井樹旅有施舍相  
彼廬氏寔曰職可在故事之允修於從政乎何有既而口  
暮途遠商子載馳轅端莫向馬首靡託既傷行旅之感加  
之暴露之憂寒温失時以干六物飲食不節是生百病且  
國生納幣咎在晉卿江氏失布盜由楚相王毀於積罪有  
所在

同前

柳潤之

四人有美天下同歸理在營生方光潤屋賃賄山積是往  
來於五都珍奇海輸乃森羅於九市騰言商子實職貿漂  
貨一作襲弦高之風爲絳侯之事經途所亘多跋涉之勞飲  
宿乖宜爽陰陽之候野廬所掌井樹是修何得曠於主司  
致有損於行李遂使銀牀罷汲無郝子之投錢碧樹摧榮  
聞茅生之危坐盍歸司敗以正刑書懲其已犯之愆求息  
將來之弊

道路判

乙主路三十里置作館州按其違古制詞云險陸相半

對

趙良玉

國有郊鄙道有室廬是崇委積以待羈旅眷夫惟乙則曰

司存掌彼康衢順帝之則修其候館虧古之制公家之事  
為之式可舊章不率誰敢允從且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  
與經攸著龜玉是司徒以險陸為詞其如專擅之罪

徑踰判

乙有畝種田苦徑踰者訴廬氏不禁

對

國勸勤農戶分田畝三時克務九穀斯登乙有良疇頗為  
膏壤我疆我理式辨於溝塍是蔗是蓂以媻音蒿其荼蓼觀  
黍稷之蕤蕤見麻麥之芄芄佇成庾億之詠冀貯畝鍾之  
積推耕讓畔異閑田之莫爭越陌度阡爽野廬而不禁  
徑踰而是苦實網漏而將踈蹊田奪牛昔聞太甚議獄詰

凡合則持平宜稽廷尉之法用正野廬之罪

科木作道判

當路多石所由科木作道科擅賦役

對

繕理通衢必遵時令蓋藏多暇農人務閑既刊木以為工亦隨方而適用於是取材深谷興役平人將肆力於夷塗必希心於公道馳騖由其克齊行李於是知歸何所虧違論其罪坐必情惟害物據法須峻刑名若功可利人撫狀猶宜獎應縣為斷結理未融平請更下推使其無訟

穿牆出水判

甲孟穿牆為水竇流其惡於街衢坊人論告

對

甲孟池遙汾澮居此閭閻喧上陌之風塵亂中衢之車馬  
攸繁湫隘未適閑居仰甲第而多慙顧衡扉而自惡鄰光  
近接亦重於丘墳竇孔傍流忽染於泥滓遂使浮雲之騎  
坐惜連乾道路之人行嗟揭厲流惡既侵於五府議刑還  
抵於三章牒送有司用懲其失

開溝向街判

丁開溝向街流惡水縣令責情赦六十訴違法既有文不  
合責情並仰依法正斷

對

丁門接通衢美非仁里異汾澮而流惡成閭閻之致沼

遂便軒車曉一作度將墜於車輪銅墨風行有聞



遂使軒車曉一作晚度將墜於屯輪銅墨風行有聞旌筆令

雖禮律之日彼此或殊小大之情得失斯在而法有恒禁

政貴移風故議事之刑則符令典妄情之訴期於自息

染甕灑塵判

丙傾染甕惡街衢縣令答丙云使灑軌塵於事無廢

對

孫欽望

閭閻撲地咽綺城之歌鼓軒車沸曉度紫陌之煙埃攸更

湫隘或資灑掃丙也業在門居向惟街道傾茲染甕殊漢

陰之息機灑以香街異汾水之流惡黃圖作宰當旌卧疾

之竒玄覽滌除令察軌塵之穢將加蕃令允符鞭作灑潯

之愆已聞揭厲無良之刺難漏刑名令既有科自成美錦

之製丙期無訟難雪素絲之泣

街內燒灰判

令月望日西市商人街內燒炭曝布署令梅登一作澄以其

犯禁决三十致死家人訴濫刑

對

令狐紹先

赤帝司節朱明肇位月一作日當既望時屬正陽理通幽化

之急須長明生之氣商人徇利小子鬻賈同長房之居產

不得神仙類弦高之聚斂寧宜犒士遂焚灰上路曝布長

衢既觸陰科且亂陽禁躔次有累於干紀草木不滋於殖

豐梅澄所守薄有笞刑精氣為物頽齡俄謝論辜不知於

內外定罪須憑於繩墨家人雖訴須審而行一作如何

造橋判

河陽欲造石梁以賞廣請造舟計風鳥驚海亦用鬻區萬  
州使相爭不定

對

孫崇古

河陽地即帝畿境惟天邑石季倫之別業吹樓雲斷潘河  
陽之古縣春樹花開波石沿河沓崑崙之水車馬闐烟俟  
蠶鼂之構虹梁鵲柱既暫勞而求逸風鳥海驚但有損而  
無成爰叩兩端且多職競將卑一部希効管窺宜興鞭石  
之功無取接舟之議

縣令不修橋判

長安萬年縣坐去歲霖雨不脩城內橋被推按訴云各有

司存不伏科罪

對

天開紫極地列鎬京渭水即飲龍之津橫橋得牽牛之象  
 而二縣稱劇兩城攸壯望雙闕而如雲對九途一作遠而若  
 厲頻年淫雨中達泥濘石梁藜藿鐵鑠不修馬惜連乾遲  
 迴於欲渡人嗟揭厲歎息於無良既愆十月之期須明三  
 典之坐然則據地雖從縣官修橋乃合監營職司自可為  
 憂有詞無宜濫罰飾五材而入用選百工以就程俾令蠲  
 蠲如虹佇見闌干若斗請準此狀各牒所由

同前

崔翹

顧兔離星商羊應雨浸厚地三而沮茹灑長天而蕭索凝雲

不勸復雙闕而朝躋行潦坐流匝四溟而夜下遂使搗搗  
零落虹影歌傾石杠沉而鐵鎖暗移舊枝壞而新查亂墜  
兩城之內是曰帝居作漕自合修營赤縣元非管屬輒被  
推按乃涉濫刑至於司存事資懲罰牒問由緒方正科條

同前

趙和

中京帝宅上洛星橋宮城俯臨九重密邇康莊或斷一切  
停留架海蜃鼉誰看往迹填河無語不見新營冠蓋相喧  
遏紅塵而不度車徒競擁車回上而移陰脩構旣在科須  
差遣誠歸正典事合屬於將作不可責以親人訴者有詞  
請停推劾

私僱船渡人判

洛水中橋破絕往來渡縣令楊忠以爲時屬嚴寒未可修  
造遂私僱船舫於津所渡人百姓杜威等連狀舉忠將爲  
幹濟廉使以忠懦弱不舉職事以邀名欲科不伏

對

上洛飛湍中橋施構參差危柱若星影之全開斷絕浮梁  
似虹光之半起望九衢之車馬未見川流瞻兩岸之風煙  
更疑波委楊忠宣風帝輦作宰神州以修造之辰當互寒  
之節私估船舫公然來往論惠雖是恤人語事便非濟物  
且雨畢理道水涸成梁莫不率由舊章抑亦編諸甲令  
違憲法自寘刑科廉使以懦弱繩愆正符厥理杜威以幹  
濟連狀未識其宜

濟連水未識其宜

同前

華屨勝壤昂邑名都八達開衢傍連鶴嶠九重危堞近枕  
龜津鐵鑲長橋衣冠不絕金錢廣埽車馬相望楊恩擢以  
茂材宰斯京縣屬虹梁落構翠歛驚波滯商賈於平川阻  
駢駢於上路將以日躔南陸氣叶冬郊當此沍寒難於修  
葺役徒未集且叶愛人船舫有私何乖蒿事杜威蘊德載  
述風猷廉使繩違遽投霜翰究其所以蓋取義於隨時觀  
其所由亦何煩於褒貶

同前

李孝言

曲洛圭屨交風昂邑途關九達城控八關積溜澄雲王子  
吹笙之浦驚湍落日馮夷剖蚌之川衣冠之所往來商賈

於焉交集所以亘茲星柱架此虹橋疑海上之浮鼃似天  
津之飛鵲誠合因人啓塞隨事脩營豈可使曲一作直岸全  
崩危梁中絕驚波淼淼却停流水之車急浪悠悠翻擁桃  
花之騎楊忠蒞斯劇縣輒樹私恩不遵十月之規有損二  
周之化造舟之義自有公營浮航之機詎宜私估道橋有  
闕懦弱可知請依直指之科實以曲從之坐

同前

崔釋

三川朝市六合樞機冠蓋如雲擁金錢之馬埒軒車若水  
赴鐵鎖之虹橋遐邇所資往來爲要不謂波湍溜激柱朽  
梁摧捉鳥鵲填河空餘處所驅鼃鼉駕海尚有規模自合  
修營豈宜停廢楊忠佐光銅墨境控圭廛仙舸橫流異林



崇之其逐漁船逗浦非仲細  
之來遊縱徇私情恐乖公理  
雖當冬月况屬閑時造橋用  
功冀暫勞而未逸渡船費力  
但有損而無成官橋自可心  
修何關縣長私船輒為私估  
便累宰君郡人褒揚將何益  
首廉察附請即可甘心以狀  
告知庶無喧訴

不修橋判

得丁為刺史見冬涉水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  
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對

津橋不修何以為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榮集作崇  
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狗鄭相之名濟人

於大水志雖恤下道未集作叶中與其能軾涉川小惠未

遍局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脩揭厲徒哀

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沾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

政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五

錢帛玉璧果門二十三道

錢帛

磨錢判一道

無名錢判一道

拾遺錢判一道

鑄錢數倍判一道

鍾官所鑄判一道

母子權判一道

織素判一道

練不宿并判一道

黃門判一道

玉銅璧玉節

龍虎輔玉判一道

開銅坑判一道

璧判一道

玉節判一道

穀挂判一道

木樹草瓜果

採木判一道

橘奴判一道

平慮判一道

竹判一道

盜瓜判一道

芋判一道

柶子判一道

梨橘判一道

盜稻橘判一道

錢帛

磨錢判

甲磨錢質而取鎔乙告之訴不更鑄

對

鑄錢爰設鑄鑄是司九府匠之以圓方三官國以

緡鑄爰設銷鑄是司九府匠之以圓方三官因之以養贖  
雖五銖異制半兩分形龍馬之造化不窮權衡之輕重有  
數寔惟泉貨校在水衡人之無良公為不道微漢臣之賜  
蜀鎔範成姦非魏帝之憂陳錯磨抵禁立辟自貽於錢府  
舉法須密於金科欲無王衍之害曷云非隱將刻劉陶之  
議刑其捨諸且取鎔不定其少多致獄孰究其高下欲加  
之罪其無詞乎待窮揚可之告經方評作五倫之督鑄  
無名錢判

東門韜訴主司負物吏詰之韜云祖有無名錢

對

易象定位尊卑之禮聿脩人倫有序貴賤之容斯立布諸

方策聲塵藹然至若爵列子男恩垂帶礪有謀謁帝方承  
萬戶之榮無種封侯亦受千金之賜陸子囊中之寶已惠  
私門張氏無名之錢且留公庫東門韜家聲不墜祖德彌  
光想昔日之恩輝恃曩時之寵寄負玄絕海槍榆知其不  
建剗舟剗楫痍木媿其無施仰堂構而未微思必復而何  
已薄言公府方論赤仄之資爰詣主司更訴青鳧之鏹亦  
冀雲油露湛先人承元始之恩自葉流根後胤奉永平之  
賜迹有符於故事理無紊於今時旣於古而無虧豈在今  
而可抑謂宜從允以叶彝章

拾遺錢判

已拾遺錢於路縣科罪云家約俛有拾仰有取不敢失業

對

矣得者在乎幾悔吝者在乎動苟或之昧其何以行乙乃  
妄人不慎厥德既俛拾而仰取亦虛往而實歸路有遺錢  
且效漢臣之鄙室而藏鏹庶同衛氏之富在國經而斯濫  
寧家約之可遵且揭而書之縣未徵於古制貪以敗類乙  
見請於詩人貽厥孫謀無聞以燕之訓恒有子禍將貽自  
掇之刑請糾其違用懲于悔

鑄錢數倍判

江東諸監鑄錢數倍費使牒令停監司云恐棄山澤之利  
而工匠私鑄犯法

對

貨以通商財以利俗國法施於九府鑄作行於四方輕重  
隨時子母由其迤用積流有象泉布所以得名國家立制  
經邦稽古為理用天分地成其阜安之業聖作物覩有其  
通變之勞使乎伊何曾不是識專命非據亂常有誅人焉  
度哉斯害也已請被刑鼎無擾監司

鍾官所鑄判

庚為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未足

對

辨方制位大明治國之曲興立教富人必先因地之利設案

疑竹府列鍾官將欲布金刀之饒盡銅山之積庚以伎從

能職鎔鑄為勞獸炭炎一作獸爐生龜手動



不驟吹傍飛無名歸張氏之封因寵入鄧適之室自會預  
圖歲計先備年支不見請於文符空有辭於鉛錫撫周書  
而太息有愧川流披漢史而長懷無聞岳峙仙臺按罪實  
為通規主局致詞憑何迓責

母子權判

順成方請為母子權渝其好肉所司下科違法

對

調以玉燭天運和於四時用以全弊竇實叶於三品是以  
榆花落影荇葉分形有母子之相在見大小之為利歲用  
不足將救青灾秋其以登孰為銘鑄眷茲方郡年在順成  
稱彼兕觥則叶飲蒸之義在其龜貝未詳豐有之期家蓋

三年自流行於紅粟園資九府實抵冒於丹毫守以規模  
猶違正典渝其好肉彌阻大同知無不為何見妄從申請  
罪人斯得誠宜寘以科條

織素判

樊貴使妻織素先示其式而告之曰必如此妻織遂善於  
式乃出妻兄訴州特一作將判合仍答貴六十因損一脚履  
地不得貴不伏訴臺

對

龜浪披圖地演金夫之卦鵲橋構象天垂織女之星故能  
陰陽克諧琴瑟斯和其道且合莊敬表以齊眉其情或華  
忿怨形於反目樊貴飛鳴聖代飲啄昌期預詳結媛之談

皇代柯之義皇皇受業初未見於拾青靴靴

早契伐柯之義皇皇受業初未見於拾青軋軋弄機遠有  
聞於裂素蜘蛛網戶朝續斷絲蟋蟀鳴階夜催殘織光明  
似雪未慙董永之妻皎潔如霜翻學王陽之婦兄莫能忍  
是歸妹之無家女既不長何立身之有地閨門險詖醜行  
已彰州將科繩罪人斯得有虧於禮善是責之難逃不足  
與行何藉跛而能履以郭賀爲州牧用刑而尚寬旣不疑  
爲臺卽所訴之何益

練不宿并判

丁爲水練不宿并七日夜所司科罪訴云晝暴

對

惟彼組練濟斯軍國或易象賁其淺淺或詩人歌其皎皎

理宜夜懸諸井晝暴於陽何得不務吳門之光坐垂魏闕  
之理所司詰罪雅叶藝章丁則薄言何其厚貌請依司敗  
以肅爰書

黃閨判

黃閨細布也揚子雲蜀都賦曰筒中黃閨

乙借甲黃閨示幽閨因被鼠齧甲索比筒乙以當土無請

酬價甲不伏

集作訴

對

財以工化物以商通既以名奇而可稱於一作亦寶異而為玩

或有韜筒比細光越象不輦况

一作沉

藻侔華色逾龍輔貨且

難得稱珍於外土寵無不利取悅於中閨皎皎當窓已生

紅粉之艷卿卿在室復以觀黃閨之奇上客驚燒殊裴楷之

宋誠州員斯製亞惡蒼然向之啓智智緘鏽不固誠

末識湖魚斯齧惡蒼山可之啓智緘鏽不固誠毀檀布亡龜  
詭異難求豈登山而採蚌依酬元價無徵本物既非吾土  
所育請絕詩人薄言

玉銅壁玉節

龍輔判

張魯私家畜龍輔不獻

對

萬寓宅心四人各業不寶遠物載沐玄風南榮之暄猶思  
上獻東流之水必願朝宗所貴者忠誠孰非臣子所畜者  
珍物仍在私家况龍輔稱奇鳥篆依載潛匿不送彰聞有  
司雖馬駕鼓車天心廣被而人迷日用物議猶多律有明

文刑故無捨

開銅坑判

蔚州申管內銅坑先禁採昨為檀州警發遣兵州庫無物  
可裝束刺史判令開銅坑以市物給兵幕一作不闕軍機  
廉察使科違勅

對

星帶燕郊雲迷代郡地稱即山之利人擅燒銅之業有勅  
頒行無令採鑄頃以胡兵候月或度盧龍之水漢守宣風  
載撫飛狐之塞救兵屢發帑藏云空方興計日之師遂有  
隨時之義取銅以給在勅誠違一作誠應機而行於事有  
可一作恕馮諼市義在旨未以為非汲黯開倉於今不言其

失斷從違勅理或可於行

失斷從違勅理或可矜

筆判

璧肉倍好太常以爲度失以村薦不可

對

大璞不雕國寶爲貴許田<sub>北</sub>朝假諱朝宿之邑秦城可易獻  
章華之臺况祀地郊天或<sub>元</sub>禮物來朝入聘以表威儀然  
則聖人制禮特崇於饗薦王者之孝莫先於崇稷而三后  
在天聖靈浸遠四方成歲<sub>祭</sub>典聿脩有事廟庭載陳珪璧  
太常所主大禮攸存凡厥薦陳須明制度惟此璧禮不虧  
玉書色侔截肪肉倍於好同楚人之鄙識妄有疵瑕當魯  
禮之明祠而致違闕曠其所職不得無辜

玉節判

癸盜玉節于諸其家科盜罪不伏

對

符璽出入惟帝之命節傳迓送

一作官節傳迓

有國之恒寶山圖

獸知林木之多虞澤國用龍取江海

一作湖

之安稜飾玉之

者惟人所持萬里無塵寢於廟堂之上四郊多壘行於軍

陣之間癸何人斯不率而盜子卿漢朝之勇將權

一作權節

不移無忌魏國之名臣竊符加罪彼已之子曾不是思數

之萑蒲尚聞攻伐邦之旌節安可穿窬請歸義於鈞金庶

無譁於東矢

穀珪判

甲受穀珪之節為使而易行行除匿專以和難為務去節則



受穀珪之節爲使而易行除匿專以和難爲務法罰勅  
之不伏

對

六節崇儀制參龍虎五瑞分命列自公侯備以寵章異其  
文質嚴國朝而式序戒原隰而斯皇莫不尚以珪璧爲之  
制度氣中浮曜本自生虹山下沈輝由來抵鵲擬秦城而  
韞價邁燕石以推珍璞琢言敷彩就無僭起以軍旅恤其  
凶荒易行除慝之規結好列難之表咸崇馭下克著彝倫  
將忝厥司寔資謀政甲縉紳高踐符節光臨旣載馳而飲  
冰豈四方之辱命蒲璧云始早逾列於子男穀珪致榮遂  
專城於方岳克謹天戒肅將明威居不失中思非出位寧

達啓處務協仇讐得晉侯之平戎有宣公之靜苜奚爲不  
可而欲論刑易行本在剡珪此謬請分陶壁

木樹草瓜果

採木

終南山下人每至冬中於山北採木縣以斬一作伐非時

皆欲禁斷人云山南險遠終一作不可行

對

節彼南山森乎灌木百工委又度庶人斯採厲禁攸施妄掄

材而必制操斧以進何斬一作以之乖宜斬陽蓋一作取乎陰

時伐陰須在乎陽月古訓一作爾今令惟宜若斷彼良執烈

乎服耜考工有典諒亦難造一作儻華路載馳折薪負荷藍纒

是阻嚴險何此皆隨時之宜蓋取諸此

是阻巖險何階隨時之宜蓋取諸此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關

對

江臯芊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寶含芬吐芳班史將富於封  
君李衡取方於僮僕詳窺夏策珍珠猶錯於苞貢式遵周  
禮物生必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于  
徽經誠為得宜

平慮判

魯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志憂

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草駢植天花亂開裊香雨而增紅  
澹祥煙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  
愚僧之目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棋祥終用彰於  
紕繆只可樹之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尤眩惑  
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罹於  
刑典

竹判

衛州申奉勅和市竹州送王芻司法科罪不伏並仰處分

對

王者立制諸侯附庸海內之化可弘任土之宜克著軍國  
既有彛準州縣非無舊式眷茲鄴衛築新臺於浼浼以

淇澳挺綠竹之猗猗雖禹貢分拆尚乎納秸一係而摩年  
將賦送彼王芻既失奉於芝泥自投刑於棘署司法科罪  
正叶其宜輒爲詞訴殊是踈僻且虧效職之方須速誘官  
之罪

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  
並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  
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隣白杜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  
羨至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

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狗一作茲猿臂

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舍

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於術化洪乃

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

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

迷既祛而有悞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莠口之詞莫辨

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崖實未知

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芋判

甲以蹲鴟自業丁告其惰農

對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採對採非上存其善甲以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採葑採菲止存其善甲以鑿赤而飲  
之利有斯而享同計然於范子無悶乃可均沃壤於婚山  
鄙哉彼丁好訐為直昧長沮之自樂訝夫子之不勤告以  
惰農未聞其可或恐人慙相鼠務彼蹲鴟匪夫折薪頗黠  
綱紀則片言難折審慎攸宜請俟三緘方申一剖

梀子判

栢會

一作禽  
下同

南隣有梀樹垂枝於家侍兒取以噉禽禽送

官仰正斷

對

栢會操深介直期在公清用理於家可移於國東家之棗

昔聞去婦之悲南隣之裨今見侍兒之執論其嫉惡雖曰  
至公究其餘情終爲小行所盜不言多少量情應有重輕  
請更詳求方可裁斷

梨橘判

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弘執信載橘來鄭州行至  
徐城水流急兩船相衝俱破梨及橘並流梨散接得半橘  
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陪執信不伏

對

榮澤名區長洲澳壤土宜雖異川路復通故使賈客相  
乘時射利商人遞委從有之無大谷玄光言移汴北江陵  
朱實欲度淮南於是鼓帆侵星俱辭故國扣船忘夕並屆



徐城兩鷄爭飛雙允不背異虛舟而見觸均斷艦之相逢  
遂使槳逐蘭摧疑建平之枯下棹隨桂折若河上之查來  
落果於焉星散傍人出其鷺沒一游一沫橘包裹而全收  
載沉載浮梨漂零而半失然防慮之術未聞責已而侵溺  
之弊直欲充人乍尋似合酬填甯細便難允許何者梨因  
散失船則共傷若為梨覓陪過自歸於毀櫓如撿船索償  
理乃齊於指馬旣非情故徒事披陳

盜稻橘判

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今訪知收辨科罪  
訴楊真盜辨木奴復合科罪

對

汗泉芳稻風傳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戶之封青花  
竟吐色亂煙波朱實刀成影分霞錦楊真張辨植業營生  
楚旣失之齊亦未得並覆車改轍前代之通宜牽牛蹊田  
徃賢之深誠豈有一彼一此俱行盜竊之心以公以私深  
失是非之路鍾離牧之推讓曾不留心淳于恭之助收豈  
知勵俗論犯雖知先後語罪諒乃同歸請勘兩家之贓方  
定片言之獄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判四十五

鳥獸門二十四道

屠龍判一道

射牛判一道

驅犢蹊園判一道

殺牛判一道

為父殺牛判一道

不理狗判一道

射猿判一道

死官鵝判一道

斷屠月殺鷺判一道

養賈兒判一道

為碧簇判一道

殺鳥獸判一道

解牛鳴判一道

解鵲語判一道

神為異聲判一道

弓矢驅鳥鳶判一道

蕃客求魚判一道

獻千歲龜判一道

宴客鼈小判一道

養鷄猪判一道

父病殺牛判一道

狗傷人有牌判一道

牛祇馬判一道

解牛鳴判一道

前有此判題各對

屠龍判

丁以屠龍為業乙告不經

對

鱗族惟錯寔繁有徒人不知非龍實有智風雲遇坎見困  
豫且變化逢屯充膳夏后丁以詭俗為事遊刃非物或異  
仁賢罔識悔吝何則犬不言殺前哲良規馬重有功後代  
明訓况四靈之貴萬化之資匪惟瑞格漢年固以仙登軒  
帝以屠為稱豈不作法於京以律繩之可謂自貽伊戚

射牛判

華縣申王祚告侯明射牛明疑狼入圈中齧牛將弓射  
獵誤中牛事

對

三元赫赫牛星紀於北方八極悠悠牛山建於東國錢塘  
水上遠浮金鎖之輝蜀郡江前遙沉石犀之影豈止披蹄  
載角玉鞅華鞞南州聞果下之名西域表花津之異固以  
禮標極敬大祀資於潔圭易贊神明引重憑於致遠由是  
降茲綸綍著彼科條姜牙絕其鼓刀庖丁息其游刃侯明  
鄉閭賤品稼穡庸夫常傳窳成之經久習高堂之法西河  
資產希十千而萬計東州奔駿方一日而千里俄而野心

興暴縱目為災引駢角之雕弓控青筌之箭羽異天弧之  
垂象空法向狼之星殊封禪之舊章便為射牛之事悞殺  
不禁著自彛章罪疑從輕聞諸古實

驅犢蹊園判

乙驅犢蹊丑園丑怒留其犢乙訴強劫

對

人守堅貞克終無替苟失廉節其弊斯生乙棲心丘園於  
志閑雅忘負鼎之事從叩角之遊徘徊泉石躑躅林草雅  
志情遠防微理乖事須正子夏之冠避朱仲之李豈得牽  
壽春之犢踐於陵之園人而失圖一至於此丑也奚據對  
彼何深所損既在於場苗取酬便過於佩犢叔時作喻蹊

田罪在丘明述事奪牛刑千里前文已決後見須臾

殺牛判

景告丁殺牛事丁別款景鑿錢州斷盡處極刑使出徒徒

對

議獄緩死先典攸慎德言觀色法貴詳平刑罰暫虧手足  
無措眷彼丁矣有異里仁兄蒲葉之生春無聞曳來入桃  
林之鉅野爰事鼓刀遂令河渚風秋奄沉星彩蜀山路險  
不見金生景匪良交遂來相訴芳蘭入詠遽展契於風雲  
叢棘議刑幾窮詞於刀筆搖尾求食斯之謂乎朝歌殺牛  
理非謬矣方引循環之辨翻露鑄錢之責緬監厥跡奚其  
若斯未盡金潭之由更起淮陽之獄州司振藻處以極刑

使者彈毫將爲徒坐諒哀衿而勿喜何輕重其若斯狀外  
不推使司得其折衷案中論死州法酷其深文結以徒刑  
吾無間矣

爲父殺牛判

韓孝隨父行牛驚觸人恐損父遂以刀殺牛牛主論告孝  
請價陪填事

對

天經地義道冠生靈立身揚名德光終始見危受命宣尼  
以爲美談臨難捐軀馬遷述其遺烈韓孝忝曰人子先隨  
父行逢營角之初驚以衝燕壘遇奔蹄之暫躍若走秦郊  
倉黃貽性之憂倏忽慮庖之患霜鋒一舉若庖丁之游刃



永錫聊憐似宰夫之斷割原始雖稱犯罪要終未可論  
既符名教之規還申壯勇之節酬價匪虧公理與直有愜  
秋家庶叶平反之詞以表從輕之典

來亦不理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理訴非掩骼時

對

惟犬守禦居人是要混鷄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  
傳於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喧雀成譁表貧吏之  
節噬腓起戎陳為主之誠何畜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死  
知殃預兆未銜吳相之衣遺楚過深爲食驪姬之藥流穢  
行路彰聞法司舉過從憊事關京兆且弊惟從棄孔丘之

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  
禮而行斯亦為得

射猿判

戊至景乘舟來峽射猿中之黜其職景不伏

對

沉沉長江巖巖峻峻波瀾渙日嶺嶂橫雲路出東吳即是  
三聲之地途危西蜀還尋萬里之橋顧惟彼景在茲于役  
乘流振楫方從赤馬之遊涵月彎弧遂落玄猿之影雖同  
養由之妙終致桓公之黜於人則事乖親愛在獸則理切  
肝腸彼或可傷此可辭黜

死官鵝判

乙養官鵝多死或告不以人養鳥

對

池築大開羽簇無筭乙忝夷隸職養官鵝諒須盡心能識  
其性稻梁可遇蔓藻堪遊浮積水而連羣向長風而鼓翅  
一作遂其棲托終冀繁多倦鸚鵡以樊籠樂鷓鴣以鍾鼓  
以人養鳥不死胡為儻或類茲如何免責且片言拆獄自  
古攸難理宜再詰是非不可輕為與奪

斷屠月殺鷲判

甲為蒺藜飼鼠子致死鄰人告斷屠月殺鷲子

對

丁家葦泥載聞於頭禿黃氏把火旋見於眼傷甲之無良

文正廷桂 一八五五 吳

情則非善以蒞藜而充飼三子俱亡無桃李之垂陰一朝  
被告迹符周氏罪挂湯羅循情合科準狀難捨

養賈兒判

丁養賈兒能馴擾啄人穀不伏賠

對

丁爲拙好收養賈兒日月淹延羽毛成就逢人不懼遇物  
無驚有鳴羣之精神得鶯斯之風彩楚鳥一作鳥旣非別族  
吳鷗亦是一宗未能甘鼠已聞啄穀鳥未損物人則何辜  
卽索陪填恐非通允丁稱不伏理亦無乖

爲蒼簇判

甲爲蒼簇以十日號覆鳥巢

對

順時之令則無覆巢作災之禽固資書版陳之禮典布以  
大倫苟或在辰克用茲道是以有鶚萃止爰結興於詩人  
見彈而求乃寓言於莊叟長沙天性入室貽凶曲阜陳誠  
毀巢標喻砮簇氏職惟斯掌務乃昭明有均大羅之躅是  
忝虞人之効將去妖鳥式徇其義一作義既均惡聲庶無全  
郊日號月號之法書而不憊從子從角之規用則斯備周  
典非昧方書是懸均射隼於高墉豈巢鷯於外戶將使驚  
鳴緒闐同反舌之無聲聯翩影搖隨退鷗之不駐事非詭  
妄告實欺誣諒稽十日之號難闐三章之典

殺鳥獸

今有過而殺傷鳥獸者甲以人成之

對

大羅以往禮猶因襲豢龍斯廢法亦罕聞自我化及豚魚  
仁霑草木放楚王之鵠不咎使乎驚梁君之鴈豈誅行者  
獸育豐草鳥棲平林一角以瑞於昌期九苞載叶於仁義  
瞻言過者豈得傷乎必也百獸異倫六禽殊類稻梁空費  
庖厨未供遇而見傷亦何矜其非政捨而勿問庶得令其  
惟新一作令其惟新甲以人成恐乖中典欽哉惟恤寧失不經

解牛鳴判

乙聞牛鳴云是生三犧或告妖妄欲科罪不伏

對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故有夷蠻之隸實司鳥獸之語乙波  
流米息克廣前書精義不窮旁通異類告稱妖妄欲抵刑  
章即科介葛之辜實恐治長非罪以今况古不坐爲然

解鵠語判

乙被告殺夫縣執之訴稱隣婦不伏其罪郡以鵠來相告  
將可爲徵者

對

道全皆應感至必通能分禽獸之言豈專夷貊之隸公治  
長之縲綫鳥語知非介葛盧之犧牲牛鳴辨數始由人聽  
終見物情乙以氣烈剛腸寃深反目素不謹於帷薄終取  
敗於嫌疑行茲亂風自抵邦憲徒嫁禍於隣婦冀逃刑於

我躬屬郡縣察微輕重不濫比夫寔數知來頗類乎方朔

驗茲鴟鵂

占沃切廣  
鴟鵂鴟鵂

取効何異於公明

管輅字也鳴  
鵂事見本傳

古而

有徵今也寧惑殺人之罪按律可求孽乃自作死將誰緩

神為異聲判

甲邑里有神為異聲所不供太陰之弓請科之訴云掌非

武庫

對

至若日月薄蝕君臣著象夢轉歌於童子聞取幣於嗇夫

伐鼓迴輪有祗膺之事迹陰弓枉矢開救射之規模義雖

責於上公物終列於庭氏藏非武庫救即羣妖何邑居之

有災見主司之不務殊若在已近欲幸人既闕五兵之威



因斷不官之號寔怛古安切擾也又胡且切抵也於典良尸厥官思取  
戮於殊攘請諭刑於徽纆

弓矢驅鳥鳶判

詔賜蕃客宴有司不以弓矢驅鳥鳶御史劾之詞云非祭  
祀之事

對

蠻夷磨至潔牛羊以宴私弓矢載張備鳥鳶之鈔盜苟饋  
食而則爾豈薦饗之獨然况乎要服在庭舌人委體方示  
懷於犒飲胡廢職於毆除且賓主恪恭須防墜鼠之穢牲  
牢備禮寧無攫肉之虞曾是闕於弦弧復何徵於擊豕疑  
周禮盡在既專分鳥之司陳力自乖宜憚乘駘之効

蕃客求魚判

蕃官

一作客

至鴻臚寺不供魚客怒辭云獺未祭朝議失隨

時之義

對

沙漠寔來供宜必備澤梁有禁殺則以時信能及於鯤鯢

化方行於蠻貊彼卿之屬得禮之中雖諭以象胥或聞彈

鋏而徵諸獺祭未可振縉紈懷友

一作友國語禮立之成者為飲飲歌日支以

享夷狄疑用此事

物之虞遂阻烹鮮之請辭不失舊事必有初是

曰國之典常焉用隨時之義且駒支昧禮信未習於華風

里革

見國語

當朝返有迷於一夏濫矜其異俗責在有知谷怨

過求姑懲輕議

殿千歲龜判

殿千歲龜有司以欺罔舉科訴云得之於叢蒼之下

對

獻其介物雖合疑年驗以生著則當有數戊得茲外骨籍  
自幽叢嘗聞見夢之神將期百中况察退藏之所足辨千  
齡冀令僕句不欺誰謂蜉蝣與惑盍徵幽替寧罪矯誣居  
蔡於家則吾豈敢遊蓮有歲祀于非無科之盖有不知獻  
者此宜無罪

宴客鼈小判

甲饗客羞鼈小客怒其不敬辭云水煩非傲

對

燕以示懷蠶於何有姑宜飲德豈謂水煩責外骨之不豐  
顧褊心之奚甚甲大將展禮旋遇過求水潦方塗且乏大  
為貴者壺食一作稔一作養苟備何必長而食之我惟敬於上賓爾  
寧貪於介物小不能忍禮何以觀儻羞南澗之毛尚當遺  
味詎勞東海之蠶然後合歡詞未爽於小施怒難信於睹  
父

養鷄猪判

甲為郡守令百姓養母猪及鷄督郵諫其擾人不許

對

羽以仁風阜財馮急教之畜擾利俗則多甲位列馮熊政  
同佩犢將除饑餒之患用先蕃息之資俾爾生生壽子擾

授二疏既侔於龔遂五特足驗於陶朱訓養雖勤割烹斯  
利既符孳貨庶罔食貧使荷襦之夫不空爲忝倚杖而牧  
豈獨割葵人無見郊之思俗皆掩豆而祭寔惟務本焉用  
他規且異米鹽之煩寧懼糾繩之諫

父病殺牛判

壬父病殺牛祈禱縣以行孝不之罪州科違法

對

力施南畝屠則干刑祭北東隣理難逢福冠帶縱勤於侍  
疾鉞刃寧同於彼祇壬憂或蒲容殺非無故愛人以德未  
聞易簣之言獲罪於天遂抵椎肥之禁志雖行孝捨則亂  
常父病誠切於肺肝私禱豈侔於鬻粟且宋人皆用或免

乘城之虞魏郡不誅終非棄市之律令不惟反政是以常  
縣恐漏魚州符佩犢

狗傷人有牌判

癸家養狗傷人乙論官請償辭云有牌記行者非慎

對

畜狗不馴傷人必罪有標自觸微償則非既懸迎吠之書  
寧忘慎行之道癸非用犬乙豈尤人防虞自失於周身齧  
噬尚貪於求貨有牌記而莫慎則欲請庚無標識而或傷  
若為加等徵詞可擬往訴何憑

牛舐馬判

得甲牛舐乙馬死乙請償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舐請倍半

價之不伏

對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况日  
中出入郊外寢訛既谷量以齊驅或風逸而集作相及爾  
牛孔阜奮駢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跪駿足而致斃情非故  
縱理合誤論在阜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  
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解牛鳥判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或謂之妖  
不伏

對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况刑雖異類心  
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  
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  
將司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鳴可徵人言奚  
恤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八

易卜病疾占相妖言巫夢門二十三道

易卜

易道判六道

北斗龜判一道

豐龜判一道

居蔡判一道

家貧致墨判一道

玄衣判一道

讀衛生經判一道

死生付天判一道

疾病

疾病判一道

眈大夫簣判一道

折指判一道

占相妖言

占相判一道

妖言判一道

巫夢

巫恒判一道

巫祠秦中判一道

夢

夢冰下人語判一道

夢殿上有禾判一道

夢處女鼓琴判一道

易卜

易道判

甲居重澤介疾有喜遂存乎辭或告其妄干他事初不量  
力甲云剛德閑邪何往不利

對

乾坤既列易行其中太九斯重爻見乎外有同功而異位  
亦原始而要終惟彼甲也乃居重澤當周公之述聖義存  
乎詞及宜父之窮微意筌於象然則上下合應利殊攸適  
剛柔立體位或非居是以同心暫問遑當介疾之失和光  
使終一作和兌終從聿成勿藥之喜以干事而告未曰知章以量  
力而言何哉憐識况乎形自然之變含不測之神古皓首  
而難明今丹筆而爰一作爰定舍而勿問愚謂合宜

同前

甲惕號慕夜有戎勿恤中軍按逗撓為各將議明罰甲訴  
初往不勝今得中道

對

三才孕育六位時成藏往闡幽鉤深致遠用明失得之報  
是與易簡之能甲亦何為形諸卦兆居悔吝之地處動靜  
之中乍行乍藏或進或退初往不勝故惕懼而號呼終歸  
得中則有戎而勿恤實元亨之利往乃爻象之情言中宜  
按論憑何議擬括囊已是無咎迨撓寧宜有利宜

同前

丁即次得童僕乙于處得資斧在旅之時所得各別未知  
孰是

對

聖人作易窮理盡性君子明道體微知章發揮於剛柔而  
生爻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用存悔吝之介式崇簡易之源

既致遠以鈞深亦仰觀而俯察想惟丁乙俱形卦兆匪以  
蒙而養正諒在旅而多虞異乎先笑後號豈曰大來小往  
得諸童僕知爾躬以無尤獲其資斧識我心之不快考即  
次而知是驗于處而覺非稽周家之文休咎斯在闕旅人  
之卦得失可明請探六畫之旨以取一言而蔽

同前

乙入于幽谷三歲不覲郡吏詰之澤無水以致命遂志  
對

易之爲書解類成象因涸澤之爲體致幽谷之深潛君子  
是以養蒙晦明致遠遂志豈隕獲於所遇將考盤而自得  
釜車欲駕來尚虛徐朱紱方亨猶多餽飢龍盤所以致用

夔屈豈不求伸十年反常志或斯在三歲不覲吏亦何非

苟用一作有違可以無詰

同前

景虞吉有他不燕或謂繫心於一云義及豚魚志不可變

對

行克有孚義形於色可爲已干櫓將指身波流敢昧斯言  
不知其可景學乎前訓從事於茲知通幽洞微設卦觀象  
敬慎不敗利用爲恒動協中庸德均上善獲此專吉莫知  
其他同夏翟之姿難倚耿介比寒松之節但覩青冥非無  
所守其不可變語稱近義敢匪聞諸易著盈缶死而後  
豈苟息之受托終不食言何周勃之爲臣取於木訥所以

繫心於一存忠篤而不喪執志無二賤華美之外揚及於  
豚魚應彼鳴鶴或者所謂于何其臻且誰譽誰毀寧當譏  
好所以所安寔宜必察誠知言者不中無問吉人寡辭

同前

景之宋得乾坤丁告違禁景不伏

對

景德行純懿道術通明齒迹竟封駿邁宋國探微研奧鉤  
深致遠思尚長之薄遊每敷損益同孔丘之志事載演乾  
坤丁性直狹中奇疑能劉疑善類膚受之讒勸異皮裏之  
陽秋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今動作非妄隄防未渝心儻偶  
於木人罪庶寬於艾鞮

卷之五 五言 卷  
八木人北斗龜判

得甲畜北斗龜財物歸之遂至萬千或告違禁詞云名在

八龜

對

財無苟得義不厭取若奉業以往積而無一作傷或非道

以行動且為害於稽爾甲爰契我龜已見負圖不獨七星

之號空嗟入夢詎終千載之期是諸侯之寶念彼當畜非

宗伯之屬其敢誰私豈伊匪人妄致諸櫝迹罔厠於主守

家用保於神靈徵以從長占八九之數窮於既厭收千萬

之盈茲乃多藏且不預於官事靡當知禁亦可畏於人

必曰職我之由守而勿失名可覆視余無爾刑



豐龜判

甲豐龜不辨名物將罪之云且豐而後辨

對

有龜之德徵神為用稟靈千歲遊質於芳蓮網鏤九江彰  
名於禮物取其象事知變占事知來然以寓莊周之談時  
聞曳尾挂預且之網寧知剝骨緬懷于甲時惟卜人將言  
豐龜以考其象理宜別諸名物定乎吉凶俾春夏以宜左  
右必順有紊于制實惟伊何欲寘戾焉事可訊者何則取  
十朋而分睨弁乃先豐以為尤參五行以觀兆數雖後辨  
而未失覆其兩端願言一問

居蔡判

得甲居蔡曰一作目寶人告以為僭不可入官訴云僂句不

余欺是以寶之蓋謂言一問

對余六未豐以為大參正

魯道浸微守臣喪職眷茲臧氏代稱冢鄉方構禍於家門

始有誣於內子問則以默察而愈欺理異斬關之為跡同

據邑之請三年一兆既徒稽於大蔡始僭終吉彼何幸於

織人故帝舜格言惟先蔽志宣尼垂範數而為黷則知禍

福無門通塞無數焉有性命之理存乎卜祝之間若廢興

之道適然是善惡之徵一貫人與僭而不入因君子之明

刑

家貧致墨判

易人家貧致墨以自給科惰典

對

藏往知來道高三聖內貞外悔名重九經所以大決狐疑  
先定人志焉得捨其三易紊彼六官賜帛無聞仰滑稽而  
慙妙致墨多中知僕句之不欺覺筮短而龜長遽變常而  
易業雖百錢取給有慕君平而四體不勤孰為夫子智有  
所達鑄祀骨而觀貞神則何施抵凝脂而獲矣且以業為  
兼善才貴多能端策拂龜罪不加於詹尹收畧解網刑請  
寬於易人

玄衣判

季冬命玄衣督護貞來歲之慶華人作而揚火以非青純

而不致墨報法告闕於太常訴云主中笥者之過

對

道月戒期周乎四海

一作象

卜年貽慶稽彼十朋華人職在

巫咸用方心而考吉材均季主負

一作均

圖背而知來拂此

玄衣異夫青純有殊命寶何能致墨執法以簪筆彈珠且  
問九江之錫主司以巾笥藏骨莫辨千年所留既虧玉兆  
之獻湏抵金科之罰徒為薄訴誰之過歟

讀衛生經判

甲讀衛生經而知吉凶乙告違勅法司科擅卜禁刑

對

圖緯垂文龜著著象取土人操洞微之柄達者究索隱之端

故知盡性窮理惟賢與聖是以魏稱管輅晉有景純卦成  
而洞曉吉凶繇發而潛知倚伏此皆竒才出於天骨遠識  
符於自然爰逮凡人不甘一作干其議所以時忌惑衆勅設  
禁刑甲雖沉思縟象遊精數術名止齊於庶品道豈同於  
古人冒遺勅之明文自貽伊戚桂繩非之峻筆何所逃刑  
然慮或告不真法湏更審請窮兩道方定片言

死生符天判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對

白居易

聖人建湯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  
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

足决疑吾從一作我微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為禍福由已休

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陽當脫身於木

為寧問命於著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策有問

焉知闔蕪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病疾

病疾判

得甲為郡守賜告養病而出界歸家不法司科罪甲不伏

對

四嶽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能期得賢於建隼淮陽

卧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忝列

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卧疾雖

比於古人穎川流譽何醜類於今 吏膏育所及知藥石之  
無施肝膽俱披果祈求而有遂賜 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  
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斷非斥 史欽漢相之高風才不  
逮人招施祿之端謗予告賜告義 理懸殊應為不為自貽  
諸咎不敬之罰曷所逃刑

臥大夫簣判

甲寢臥大夫簣執燭者請易竟不改而卒

對

喜怒不時患生朕理營衛失度疾起膏育是以長卿文園  
空傳封禪之草劉禎漳浦亟聞埋玉之悲人誰不亡道貴  
從正身苟正矣哀亦何傷且衛臣不祿猶陳尸諫楚尹屬

續城郢爲謀春秋書之用旌厥善况銀燭晶晃以流照華  
簀輝煥以潛鋪旣不率於典常法宜加於僭擬必因國君  
之賜有孚魯氏之詢過也非文章子何識

折指判

甲緣木損折枝指謂三疾數足官不許事

對

甲稟氣陶形偶華胥之代輕軀弱質謝都盧之人不能鑿  
井耕田翻乃奔林緣木損其枝指蓋是懸疣雖拆一枝辛  
祛數外之累即畝三疾便爲非分之求理不可依宜從告  
免

占相妖言



占相判

甲告乙左手有文直達中指景爲占若過橫節貴不可論  
乙遂挑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

對

命理多途幽明罕測甲惟愚品丁也狂夫憑仲子之有文  
相士行之當貴虛論骨象謬定吉凶豈識李固之龜文莫  
辨條侯之縱理聖人不相抑有前聞鄙夫何爲則預於此

妖言判

王遇於鄉閭妖言村人告事

對

王遇稟性不臧立身非謹官雖登於一命慮猶闕於三緘

不忍口闕坐彰言玷妖詞妄作雖未惑於平人正罪應論  
事可繩於峻典定刑名於木吏應入流條量減贖於金科  
合從徒坐

巫夢

巫恒判

巫恒堂贈鄉人反接置於廣柳

對

惟彼巫恒志探幽蹟以爲堦  
雖有禮堂贈無方式從招梗  
之義自得襍禳之術鄉人悟  
不知之毀迷獨見之明特衆  
生威率情含怒同舞陽之從  
代鎮已能反接異季布之適  
朱家翻爲置柳處之刑典豈  
待邦成請從片折之詞以白

言行文詒

巫詞秦中判

南山有巫每祠秦中輒用王禮所由不禁御史詰之詞云  
恐為厲也

對

神祠所置祭享有由苟非國章無列祀典是以分巫覡之  
職審鬼神之狀恐伯有之為厲矜胡亥之乏祀小大從時  
輕重不越明無天昏之患幽得憑依之方生既殊於庶人  
死何廢於王禮謂執憲之徒詰宜所由之不禁

夢判

夢米下人語判

得甲為人作媒云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當仲春成婚乙告甲誑惑

對

甲以判谷為資行媒是務瞻言匪斧有類因針爰求六夢之徵告以三星之會微波可託豈脉脉於輕冰仙漢難攀尚盈盈於一水將同竹鳳之驗有符芻狗之言乙以至人所無告其狂惑必人同趙一術等周宣王滌懸刀不聞加罪孔丘曳杖未陷深憊

夢殿上有禾判

乙夢太極殿上有禾三穗跳而取之得中穗其友賀乙中台之象人告其妖

對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踰動則矣執乙位居堯岳  
列漢藩擁百姓一作之寄乘六夢之吉朱門雄雄虛受冠  
蓋翠樓奕奕傍注煙霄同唐叔之得禾身居大殿異張華  
之博物忽踐中台覺後成空賴功曹之來賀失而復得允  
蔡茂之高班夫何妖哉古則有矣告人無識其若是乎

夢處女鼓琴判

乙封侯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顏若茗之華  
後遂納國人姓為內子御史劾其僭訴一作云夢應也

對

國以定封邑惟利建社稷是衛邦畿以藩乙將度以土圭

卷之八  
對  
國以定封邑惟利建社稷是衛邦畿以藩乙將度以土圭

設其苑序式遵厥度宜立其家鳳凰之兆未期桃李之妖  
將至剛柔自應精爽潜通吉以有祥將一作符表神來之兆  
庶乎無亂理齊藏徃之感位在通侯夢茲處女橫角枕而  
就寢見鼓琴而作歌熒熒之詞開彼寃交之日天天之質  
覩茲刑開之時六夢之驗若存八徵之候如會納為內子  
誠類小君稱僭欲繩未通平典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雜判門三十七道

廳子判二道

流外判二道

番官判二道

孔目判二道

公解供給判二道

不知名物判四道

不奠其祿判一道

侵官判二道

小吏陵上判三道

黜免判一道

去官判二道

吏脫幘判一道

致仕判一道

不仕判一道

未七十致仕判一道

用蔭判一道

徵官為蔭判一道

假蔭判一道

勲品判一道

請立長子爲嗣判一道

聽子判

聽子執硯翻瀉汙物擒獲欲科之

對

瞻言署曹克崇聽事旣分官而揆務異虛室而清神華茵  
載敷綺屏儼立頗有尊卑之禮須知進退之儀彼何人斯  
輕其主守迹旣殊於審慎事終致於愆充足待數知有難  
對馬墨因誤點更射成蠅坐彰怠慢之心須示鞭笞之罪  
且刑貴閱實政靈深文汙雖有憑物終未驗儻非情故感  
可矜容請稽源流庶符明慎

同前



同前  
各備爾曹以供其職整輪冰操同洽風規公旃嶠嶸具察  
瞻囑事光文物掌設防非猶衆派之源流若提綱而集日  
愆尚禽棲入噪絡青瑣於傍喧蛛網交絲架朱窻而上掩  
豈意故爲翻瀉用慢章程德不繕心罪亦旋踵違周氏之  
戒器水覆繩愆覽劉氏之朝衣羨傾宥過法開有誤理亦  
從宜

流水判

流水解請兵部勞所由不許訴五品以上

對

百度之間見於甲令九流之內言念脅徒在邦必達於大  
體爲政不遺於小物歲之云宴更議初勲勞之可書仍祈

後績慕縉雲之職名級願遷瞻異風之命節文當協所由  
以司存必舉稽彼三章訢者以理實無言徵諸五品旣詳  
於法難屈爾詞

同前

十等分賢九流殊致異漢儀之命史若周官之爾胥頗供  
操牘之役寧有策勲之義具聞奸命復欲冒官未輸自貽  
之辜仍引無稽之訴縱已榮衆朱紱其如匪是清流鮑魚  
不可登庖笄冠豈宜雙履抑而未許寔謂有司

番官判

番官請稍食不給訴求達吏

對

審官名書小吏位列羣胥自宜恪守邦程動一作從吏道  
何得叨祈稍食苟徇私儲瞻彼有司出納惟悛附而不給  
雜合良規何所未厭仍勞上訴將求達吏雖且覬覦考以  
通章恐成抵牾何則國之甲令懸諸日月如或畚程式序  
歲考茲深昔年自有常規今日何煩妄請

同前

六卿分職百揆時叙開之以府寺間之以胥徒所以理天  
下之人將以成天下之務雖動珂振珮嘗聞獻納之臣而  
負版持囊亦資趨走之吏畚官之輩寔惟卑冗九流未齒  
一命何階心有規於斗儲意仍希於稍食叅尋甲令緬覲  
葵章事列科條誰敢逾越

孔目判

得諸司長官初止皆孔目所由不送依問已付散官遂被遺失

對

建官分職揆務班司是稱會府實弘邦教綠墀黃閣棘寺蘭臺解署星分胥徒雲集瞻言管轄必先卿尹案牘填委薄領殷繁剖析是憑準繩斯在事資孔目以備闕遺而小吏寬疎下寮弛慢不恭爾事擅付他人因而致失誰任其咎散官闕送自合科繩請更推尋方冀刑典

同前

百揆分曹六官咸事由來區別各有司存旋降絲綸遽覃

簪紱念首政長寔繁有徒衆務條流須施孔目憑之以提綱紀藉之以恤機衡爰洎有時彰乎無替所由自宜遵憲所闕須有科繩散官非受納之人小吏是施行之輩苟乖其事盍寘于辜恭視事端方取誚於周客敬尋失狀欲何黜於堯封據律不見本條論情有虧通典請歸司敗以正刑書

公廨供給判

丁以公廨供給親屬郡科之云亦是賓

對

盧藻

祿以馭賢矧茲賓客將不速而是敬豈乾餼而以憇眷彼丁也給茲親屬未聞輟已之仁且有害公之負於焉獲譴

何以爲詞然欲貴原情事資愜衆必若行高曾史才茂鄒  
枚簞食屢空未改顏生之樂樵蘇不爨能師范子之廉乃  
謂國賢豈惟家食以之恤乏何必正名

同前

受祿必資善戒飭躬且務勤王反是不思罪亦難逭彼丁  
何者忝曰吏人苟徇私親以減公用式彰不令曾是養求  
重斂聚財可謂同於碩鼠食貨棄命曾不思於伐檀若情  
在恤貧志懷調急奉其祿秩則可給於公解而何雖曰衆  
賓終爲多僻群司所糾允執厥中

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訴案莊事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誅

日近對言之亦各甲吏實亦論類賦賦之

對言之亦各甲吏實亦論類賦賦之

陳力以位任才居守列王者之職百度惟貞在有司之能  
度官奚曠惟乙績乖幹蠱名匪靖恭等韓人之從吏周行  
是處均倚相之言詩祈招以感何則窮為下士秩等上農  
莫究端倪孰云主守未聞數馬而對如何尸祿以言匪課  
月成倪稱日近請抑無稽之訴以從司寇之罰

同前

執伎事上各有司存學古人官固非失職將守其業用不  
易方必也正名無敢反側惟乙賤吏實曰函人忘其下旋  
上旋之權失其犀甲兕甲之屬訴云近蒞豈曉壽一作年

化疑作

農功之越思同美錦而學製情其名物主者不利

於操刀正以刑書所按乃得其資斧

同前

國有等威秩分貴賤必恭爾職乃罔後艱乙何人斯吏之  
賤者匪懈于位無聞幹蠱之美不思厥職遽招尸素之刺  
且龜玉見毀誰之過歟名物不分信為罪者貽曠官之罰  
自己包羞以近日為詞是亦文過必若德同周勃才異嗇  
夫當寬呐呐之人無求喋喋之口待窮閱實然為不弊

同前

在心匪懈蒞事克勤寔曰司存惟其慎敬不率厥訓自詒  
伊戚瞻言乙者叅名甲吏當恭爾職知闕鞏之重無廢所



學在組練之堅焉得曠官孰云從事且孔明輔相猶獨親  
於簿書彼乙微品何不知其名物請寘于理以懲不能

不奠其祿判

得主司納錢不奠其祿致令不可覆校

對

正其歲會禮有明文錄而書之物合定數莫不登於天府  
計以月成諒比要之可遵將奠祿而爲隼憑茲出納乃絕  
姦欺苟或差遺自貽乾沒龜玉在櫝宜勤夙夜之心刀布  
如泉何忽隄防之禁覆校斯闕罪累非輕忝曰主司殊爲  
曠職但三尺之法期閱實以定刑九兩之官闕連事而同  
坐必若甲乙俱犯上下相蒙規攘竊以故違自胥徒而共

議物又全曠情實難容如其數則非多訊之爲誤有納處  
而可驗恕不逮而須矜請紓辨璧之疑方寘鈎金之罰

侵官判

此題及所對二篇當在五百四十四卷國城門今已移入  
姑存其目

小吏陵上判

得丁爲小吏好陵上爲人操下如東濕薪議者稱酷吏曰  
其理有所効

對

爲官擇才以政化物先甲申令著於易象惟丁者何勅茲  
酷吏循牆之敬已殊於考父東濕之禮將類於竊威陵長

而六廷在茲滅德而九功失序且仁以爲寶嘗聞得國

而六逆在茲滅德而九功失序且仁以爲寶嘗聞得國臣  
而聚怨焉可定居旣紊彝倫之經莫知哀矜之道國之靈  
也刑其念哉

同前

在下陵上昔賢所耻嚴法峻文平國不設是用敏於從事  
可以臨人必也允乎平反方堪議罰丁爲小吏不慎厥躬  
未能謹恪以執謙恭之道縱是暴慢且招苛酷之名奉上  
有類於甯成操下乃同於束濕孽則自作罰實難逃雖欲  
文過引人無乃執迷於已

同前

曹詵

九命攸分百工惟叙率溫恭以成政資謙讓以恪居丁屈

夔未伸搏鵬始舉且安身於小吏期漸陸於大來將能克  
已爲仁翻乃直而無禮誘人孔易奚昧政於蒲蘆雨雪其  
滂奚取方於東濕不賢內省見惡探湯何甯成之可師逢  
郢都而陵忽斯爲酷吏允叶班書欲因效以辟名實文過  
而取誚

黜免判

得諫議大夫廖真坐事黜後既寢病猶用大夫之簣御史  
舉其非法大理斷無罪

對

廖真干祿從班旣處大夫之職立朝束帶須勤公正之心  
不著方聲俄嬰罪累人非士師同展禽之三黜才異河陽

若潘信之拜免既而巢鷺作下釁止鵬成災膚膝乖初驚  
三豎之夢手足將啓終切九泉之悲眷彼禮容須依貴賤  
瞻言令式亦具科條有德乃合旌門無官誠宜易實不思  
林放之問有昧曾子之儀宣局彈違實得其所

去官判

得甲去官居白沙里人云我家池中龍種本縣科里人妖  
言訴云美其德讓不伏

對

度地居人量地制邑九有既又萬邦是孚甲密勿具寮儻  
俛從仕陳力就列罷職言歸克昌拾芥之榮方展維桑之  
敬爰居爰處以遊以娛且故國之生平耶襄陽之耆舊人

之仰德我不求蒙譽擬潘安聞諸鄉曲榮參龐統頗曰池  
中發其言而有由連其辜而未可請以里人爲羨無宜告  
者稱妖欲措常刑其如反坐

同前

甲孝以居家學以從政非子房之晚歲翹想赤松類元亮  
之中年棲神素里琴書養德道義資身青雲舊遊惜鶴行  
之中斷白沙隣好善龍種之來歸異趙壹之招嫵同任光  
之見愛孔丘垂教在家必聞程鄭有言寵而能降善莫之  
大復何加焉至如勝友如龍高才比鳳渥水千里丹山五  
色語其事類蓋亦繁多考以條章實難科罰

吏脫憤判

得丁為吏脫幘挂縣門而去斷不應為

對

田園燕坐

一作坐無

知陶潛之罷職冠冕已挂見疎公之出祖

雖吏同推擇而道在雲山脫幘而行不顧棲鸞之局觸網

嬰坐何逖逮隼之司必也避諂韜光輒去無宜免幘况乃

銷聲自逸既往不咎挂冠緇時司之拒

疑作詐

抵蕭章矧當

堯舜之代宜縱巢由之隱其無詞乎棄高蹈而

可嘉雖小利而何失緇時司之拒通規

同前

楊春金

天育萬類人含五情行藏殊途語默分緒故有宴安榮利  
入朝廷而風趨脫落塵紛遁精白以雲卧丁以情忘寵辱

跡尚真閑陶潛屈身繫在彭澤安石有志終憶東山厭吏  
隱之喧卑倚劍不樂出都門之慷慨挂幘長辭得五倫之  
遺風掩逢萌之往跡清聲可以激貪鄙美事足以光圖書  
于何不臧反以爲罪昔漢皇御宇且高䟽廣之才今唐堯  
握圖宜遂許由之性

同前

瑰意琦行有應則通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營營吏道坐  
州縣而徒勞寂寂閑居退丘園而優逸丁也縣吏職事前  
脩挂幘公門頗遵孤節角巾私第自得遐心州以小道從  
方恒科守職白雲已遠尚勞矰繳之心尺蠖相趣未識江  
湖之意責其廉退之節科其高潔之辜欲使䟽廣厚顏陶



潛負謙僕雖不敏竊謂非宜

同前

汜雲將

學古入官式著墳誥

一作典

陳力就列聞諸聖人丁則鯁生

頗為高尚欽陶公之五斗初聞折節同方朔之一囊且安  
卑位作勞州縣早結梁生之悲挂幘公門晚慕伯魚之操  
齊李膺而命駕不俟秋風想仲翁之辭榮近歸蘿月江湖  
道逸狎魚鳥而為羣龜墨信榮將松菊而齊致况大君有  
命廊廟須才旌帛日賁於丘園山林不容於隱遁欲將無  
悶未可即依

同前

竇暈

誼寰易擾野性難馴鴻鸞不處於俗中珠玉自生於塵外

丁至情無欲含章寡詞琴書未入於山林刀筆久勞於郡  
縣清風忽至白雲意多拂衣不留挂幘長往陶潛之美志  
斯在疏廣之芳醜未歇幽谷歸來高山可仰州司率於常  
法責以詭時欲處伯魚之刑實恐冶長非罪

致仕判

渤海縣高邁高秀歷官清途位望崇重及懸車之歲挂冠  
辭歸於邑邑宰白雄令吏置酒肉於其家吏於道傍停肉  
爲鷓鴣所食還以此報雄不之信命官屬科之

對

李思齊

高邁高秀俱承茂族惟兄惟弟各登清官故能望高陸寶  
積重帝珠棠棣春風芳菲兩襲桑榆日暮光景同歸挂冠

身於東門方休白首奏絃歌於北里直散黃金邑宰率由  
舊章禮弘於羔鴈縣吏恭承嘉命事失於鴟為伏念刑書  
養言悖史大夫學吏獄雖成於鼠偷京兆能官罪不加於  
鳥攫

不仕判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為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  
功曹按其詭訴景不伏

對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  
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  
將伸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

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詐論辜况  
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穎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  
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未七十致仕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病不任事

對

前人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

集作店

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參食

悉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  
質先零旣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  
無乃速歟而心旣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

能

用蔭判

范融曾祖在周爲六部官在隋居家不仕令兩應出身及爲人後者從高叙情取徵官蔭可不

對

邵旻

范融係塵甑之苗襲良弓之裔爰瞻乃祖委跡前周道煥九徵禮光三辟運遷正朔載掌丘園翼子謀孫雖慶流於後嗣論官叙蔭須屢降於前朝必令許從高議蔭減未盡斷從依請夫復何疑

徵官爲蔭判

乙請以父徵官爲蔭所由以其父不在用蔭例

對

劉銘

以功受賞繼統承嗣父不食於周粟子罕取於吾餘乙家  
尚隱淪素行貧賤固知鶴鳴子和配幽貞以就閑安得孤  
侵父名苟僥幸而求庇傳業且違於父志請蔭寧沐於君  
恩昔傲天書不脫薜蘿之服今從地勢難依桃李之陰所  
由不許誠哉此見

假蔭判

甲爲人後請隼蔭人色所由以同假冒甲訴法有差等

對

陶翰

有國之制不易於常典王者之政未忘於繼絕人則不幸  
同叔向之有言天道如何比鄧攸之無子甲義當爲後情  
切自孤名不絕於本枝愛未遷於他室克聞鳴鳩之德

爽嘖蛉之義知子之道必全 允父之行無改將議繼體那  
慙象賢主禮方列於宗門入 仕曷由於庇蔭苟從法之筮  
等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端 雖不憂懼訴者有據應異無  
文

同前

李康成

不享非類將以充宗無念爾祖詎思迷德甲庇身他族忘  
情本根頗類移天之規方而擇陰之義村策名以筮仕豈  
假蔭而因人約法是從不繼難失必若教有餒而之歎庭  
堅有忽諸之言以爲等差誰曰非允如子服其有子寧斯  
焉而取斯

勲品判

宋臣前任視流外得勲品請依視品定階

對

宋臣位末名卑迹叅卽署前任後改亦異階資欲定見任之階希取視流之品且視流與正流旣別勲品將三品斯殊階雖請於後高品終在於前任章程可據體例先施犯罪雖許同科定階難爲共貫宜從二品廢名三章

請立長子爲嗣判

得甲告老請立長子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對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口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



遷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曰元善則理其如亂歸不若曰  
悉於朝立子於後集作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長幼

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子弟

克恭厥兄徒有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集作從立長

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告罔聽不能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文苑英華 八百四十九卷

七

卷之三十一

英平家

御書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十

判四十八

雙關門上十二道

不帥焚寄軍獻二毛判一道

借鐘打破佩刀刺人判一道

行盪甕破奴死棄水判二道

夾廋合三所知哭寢判一道

選擇卒史刑罪疑赦判一道

菜田徵稅閑人執事判一道

醮子於阼醮子於宮判一道

賜告養病父在喪母判一道

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一道

戰勝名功火災貯水判一道

毒藥供醫登高臨宮判一道

不帥燹寄判

國子監稱胄子不帥教將棘寄之者讓其侵冒刑章賓疑作

賓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軍獻二毛判

又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劾之軍司云拔距投

石者

對 景虎 唐諱

苗晉卿

文以經邦武以禦寇開石渠而設教整金鼓以宣威爰施  
上下之庠式奉孤虛之術語茲國序和彼軍容槐市立談

恭展先王之禮柳營作法但見將軍之令握衣不聞  
守道擐甲已見伐功靡好成麟之名止許貪狼之意入室  
雖無鼓篋出塞終有解鞍旣虧來學之能當令誘進未識  
出師之律誰爲否城縱暴虎憑河猶其三省豈拔距投石  
方禽二毛夫子之道未行齊侯之失斯在自可因其零詠  
令爾志之各言豈得承彼凱歌遂責人之不法投諸焚寄  
稍均束濕之嚴劾以干城恐挫橫行之氣矜乎愚戾何異  
宰予勸此若辛宜哀去病握蘭稱過正合清明執簡彈違  
稍乖深識欲存踈網寧失不經

借罐打破判

村人借罐人家罐未出門戶打破未離本處

佩刀刺人判

又有人持佩刀傷人縣以為用刃州以為非仰正判

對

王紘

九野太清兆人承慶鑿井而飲方閑射鮒之泉持刃以雄  
仍均佩犢之日澄瀾可汲思抱甕而無階鈇刃將揮提刺  
鍾而可擬故廼旁求假器甫當於銅瓶何輕用傷人有類  
於鉛筑衡門未出遽觀虧全竦網難容俄聞寘罰訟端斯  
起異共弊而無憾刑柄終疑遂殊條而靡決慎非投鼠破  
則宜陪法在鷄鳩傷固難追比盜之訴不亦厚顏用刃之  
科誠非次骨文漸陸海昇洛三晡空有薦於芻詞諒輕  
於藻鏡

行盪甕破判

甲負甕行被乙盪倒甕破索賠乙不伏

奴死棄水判

又景奴死棄水中人告之

對

呂因

埏填成噐蓋資虛受之功役使爲臣同稟最靈之德他人  
毀棄緡鑑之直合酬營魄消淪埋瘞之義無隔甲行負甕  
雖有類於戴盆景畜家童情有虧於物議方漢陰之抱汲  
初未忘機等蜀郡之裁昔唯資力使旣而途遘卒遇九解  
無全命迫力殫舟藏共遠不忘情於毀甕乙合償其錐刀  
方念舊於弊帷景須施其薪轆已虧讓符之美更草速朽

之尤折其片言勒陪半價辭名冊籍委骨滄流死埋應切  
生情實爽旣遠掩骼之典宜從束矢之科

同前

惟甲與景殊途異致或行因負甕頗類漢陰之賓或家有  
役僮不讓江陵之樹旣而甕被盪倒奴則云殂鑿坯無返  
於在甄冊籍忽辭於白日原其情理覈以根由責之以陪  
未盡其意棄之以水何太不仁但法貴從寬事或通誤必  
也康莊廣陌甲負乙棄矜其輕肥故此行突將徵其價尚  
或未懲如其狹路稠人風昏日暮邂逅而損知欲何傷若  
取全陪恐乖設律至如畜生之罵猶慮其慙覩犬馬之微  
不棄其帷蓋藏諸廣柳之內託義彌深塋以江魚之腹



情馬取旣爲人告不可無辜請施懲罰輕科以符捨罪誅  
意

夾度合三判

救造夾度少府合三而成規不九科罪

所知哭寢判

又太史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對

蔣勵已

武有七德戎械攸先禮有五經喪紀爲重少府秦卿命爵  
海稅孔殷太史吳將䟽苗家聲允迪天有成命式裁弦木  
之規人之云亡來展生芻之弔雖圓鑿方柄恒必由之而  
同波異瀾區以別矣何者弧矢之利張皇國威俯企之儀

樽節人序理宜器因古式自取妙於鳥號禮合前聞固無

譏於鼠刺昔宋公研慮妙盡踰山齊婦御哀深辭在野

一作

弔深  
辭野

何得輕其凋葺命不審於絲言忽彼朋從慟無依於

總帳遂使規殊宛轉未全明月之輝交喪親仁遽異成風  
之質且天子䟽制竹九合以成規友生不幸拊百身而奚  
贖魚膠象弭已爽今儀白馬素車全殊昔契造虧夾廈豈  
獻春材哀僚寢門徒悲宿草眷茲有失請依漢相之科推  
彼無儀深惜鄒人之識或恐規聞異制制因義而隨時禮  
有異文文緣情而備俛自湏見可而進未必同年擇善而

行寧俟終日

選擇卒史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赦備員有比百石以上謂多者  
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刑罰疑赦判

又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并刑不上備省科之云適輕不  
服諸罰有權

對

政以經邦揆務刑以禁暴去邪先王論於股肱大易明其  
噬嗑故賢能必佐小大以情立綱紀於天官作規模於秋  
典其來尚矣難可忽諸才有所通或徵諸管庫法有明象  
乃著自星辰所以掌故備員擇先文而後學刑法俱赦耕  
有權而適輕蓋晁錯惟勤昔聞其任呂刑高議已盡其能

興訟者何秩既下於百石折一作中者理條不紊於三千

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誦先聖之典誥有夫子之文章

自合昇之司徒而曰俊士建功於當代垂裕於後昆未能

鳴鶴聞天而乃嚇鴟從事誠宜改革徒以盈庭息乃訟端

寢乎功令如有倫有要不憊不忒定國之慶溢高門蕭何

之約在關中雖并制一作刑不上亦片言可拆省之可罰甲

也有詞法貴從寬難明與罪

菜田徵稅判

菜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

閑人執事判

又客戶閑人請移執事

又客戶開人請移執事

對

國家分出輜車董諸田戶歛

一作致

我唐典藝夫周舊

一作舊

別農郊以沃濬貫流墾於版圖何疑於菜田之征而失於

閑人之職豈徘徊中曲候

一作候

周郎之顧將疑後素招子

貢

疑作夏

之詞然乃疆名既訓裔業須分上下宜繫并丘有

菑而畬均其易歲自門及野化

疑作此

以同人若未給於棠

陰或恐隨於蓬轉惡夫外臺徵稅尚起異門客戶請移方

徇常職且禮有恒歛豈宜據於故

一作故

人改執事何必越

於鄉寘加于刑便以愛羊廢禮立案為限知其為地盡足

必也政弘通變人急遷移稅錢或致於所收州縣難詞於

為擾事未重詰愚或痛

一作病

諸而執簡書刑使不若凶年

人散省其謂何理在甄詳方可窒定

醮子於阼判

得甲醮子於阼素積以戒而尊有禁

醮子於宮判

又醮子於宮玄端以戒而姆加景或告其非禮云古之道

對

晁良真

始乎冠婚是惟達禮貽之訓誠用肅令儀今昔或違沿革  
斯別始弁髦而便棄實表成人初結褵而遂行或諧嘉偶  
甲以將雛襲慶元服就加乙以鳴鳳告祥束薪言往尊奠  
于禁未虧寧敬之直姆加其景方昭有行之誨玄端素積  
雅叶禮經甲阼乙宮信於師古或者之告理實無從

賜告養病判

衙甲為郡守賜告養病出界歸家法司科奉制不敬之罪  
訴云予告得歸賜告亦合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判

又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訴云禮既虞  
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一作輕

對

尚理

漢閣官儀揚眉可見魯門喪紀拊膺何言觸甲前由竹符  
持手稽乙今迹桐杖摧心專城無時聖室云入輜車尚動  
落畫弩於尊前杯棬猶存飄總帷於舍下芝泥有制則五  
馬歸來柳妻無因則九鷗相失周人已歿合殷禮之前虞

漳濱未痊罷淮陽之獨臥稱賜則元非奏請出自宸衷言  
主則今者始為乃關喪後病不堪理河內無借冠之談門  
或以施淹中絕問喪之禮哀欲從重法貴從輕既無不敬  
之刑恕此訴云之罪三削藁疑札十捫蓬心恨流落之多  
年辱清通之此問愚所無盡謂愜事宜

漆室染瘡判

逢故人引入漆室遂患漆瘡訴云料理

緋衣版授判

又景版授刺史著緋袍村正云不合

對

甲以芝蘭同味早託葵歌景以蒲柳侵年方析艾壽煙火



相按昔是往來雷雨或覃即承恩造鷄居鷺疑作鷺飲共中

東戶之遊鶴髮鷄皮載照西山之景既無猜於杵臼遂有

奉於絲綸携手入門引故人於漆室披襟就服僭常例於

緋衣乙殊聶政之容相看不識景方龐統之秩即事何慙

頭面有瘡自均無過耳目不審豈假論華拊其訴端堪取

笑於周客詳其告狀欲何罪於堯封桀總自是晦明在法

寧知老耄探情未虧於通恕據律不犯於正條便宜嚴霜

慮傷非罪乙與村正咸釋為宜

### 戰勝銘功判

得小侯戰勝作爨噐銘林鍾軍正訟言妨時云示子孫

### 火災貯水判

又巴東每歲多火災庶使無術禁止唯令鑿池積水人戶  
稱勞

對

潘待福

理國之宜有時用戰為政之要莫先利人先王以禁暴詰  
姦良使以移風易俗訓兵習武能罷之士卒在和積習生  
常印燹之火災歲有銜枚被練必徇死而輕生飛焰浮煙  
或焦頭而爛額小侯以出車受賑始希分閫之威庶使以  
建節乘輅方展褰帷之惠功成戰勝知彼竭而我盈令行  
禁止用防微而慮遠林鍾有作同季武之客齊瓊華無施  
類國僑之相鄭軍正有訟均夫臧仲之非人戶稱勞昧彼  
庶公之化京觀不築楚功既存積塗而防宋災亦免因人

之不可藏示之道何施利物之惠為多無術之談或爽  
備諸前史焉敢費詞

毒藥供醫判

甲聚毒藥以供醫事有死傷者造馬十失四乙告違法

登高臨宮判

又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半景訴云令所

對

魏牧

人生百年飲食過而生疾帝臺三襲趨拜乖而則刑故良  
醫之門固多病者而望苑之地胡可窺焉甲則業謝醫工  
景乃行同惡少雖有求於毒藥失此死傷乃無狀而登高  
俯其宮闕彼非上藥疾者無瘳此昧古人行不由徑况驗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十一  
九

虵盃之影輒欲蠲痾而識龍樓之尊方能起敬醫未三代  
得無耻之登而四臨過亦甚矣微周禮而已失宜其息言  
按呂刑而故違合從臧坐則使有死之者不俗疑而自除  
無賴之徒伏軾而知禮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十一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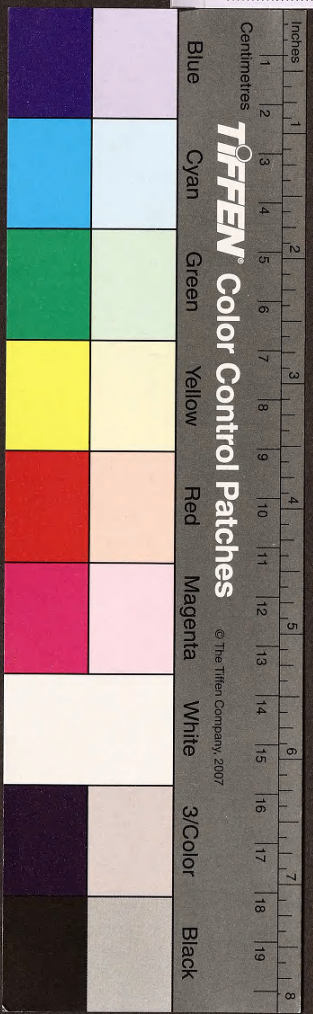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2429

一九 年 月 日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文苑英華

第五十六冊



